

略說佛法與社會企業

■ 曾昭明（企業社會責任顧問）

一、佛教修行與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在晚近的台灣漸漸成為媒體關注的話題。許多佛教徒，對這個新生的語詞，自然地感到親切。畢竟，佛教徒對「布施」（giving；dāna）的理念，從來不覺得陌生。布施度慳貪；這是每一個佛教徒的基本修行，是眾所周知的六度或六波羅蜜之一。許多人發願，要以個人微薄力量做到乃至政府都做不到的事。儘管許多佛教徒所經營的乃是中小企業，卻毫不畏懼自己力量的薄弱，願意去協助遊民，去協助貧苦的學生。確實，如果企業經營可以成為布施的道場，每個「社會企業」都值得佛教徒恭敬地發心隨喜。

按照台灣媒體中一般流行的界定，社會企業是以提供公益服務或解決社會問題為核心目標的企業組織。只是，這類企業不靠捐贈，也不靠政府補助；而靠自己的日常營運，在市場法則下自給自足。換句話說，「社會企業」是以商業手法來在教育、生態、貧窮弱勢族群等社會議題上達到公益目的。更為精準地說，社會企業乃是為著特定的社會公益目的而成立的企業組織，是為著特定的公益目的而從事商業，公益的目的居於商業價值之上，而絕非為商業而商業的純粹經濟活動。



香港Green Monday是一間由佛弟子所創設的社會企業，以多元化創新模式推動素食及環保，創辦人楊大偉因而被選為最新一屆傑出青年。（網路照片）

許多從事商業活動的佛教徒，不論是小商家或知名店鋪的頭家，還是中小企業乃至企業集團的負責人，都有默默行善的習慣。即便不是媒體矚目的大企業家，普通的生意人也可成就讓人讚歎的善行。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不過，我們可能容易忽略：以「社會企業」之名而標舉出來的善行，究竟有何特別之處？為何要將這些善行特別稱為「社會企業」？這個語詞本身有什麼特有的意涵？從佛法的角度來看，對我們完整地省思商業與修行的關係，「社會企業」可以帶來哪些助益？乃至，「社會企業」會不會需要我們去改寫佛教徒對企業的認識？

二、企業公益、企業責任與社會企業：幾個基本的差別

最近台灣似乎存在一種傾向，將所有從商的佛教徒所實踐的布施善行都稱為「社會企業」。這個新浮現的習慣是否恰當？可能值得進一步商榷。台灣對於幾個語詞：「企業公益」（或者「企業慈善」；corporate philanthropy）、「企業責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和「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時常混為一談。這種現象，不只反映著語詞使用上的籠統含糊，更嚴肅地說，反映著我們的社會，對企業的社會功能和社會意義缺乏足夠的公共思辨，允許隨性任意的「自利急證」。



社會企業所努力奉行的三重基線原則

社會企業並不採行「股東權益最大化」的原則，而是奉行「三重基線原則」，將多數盈餘繼續投入企業本身，繼續更有效率、規模地解決社會問題。（圖片來源：勞動部社會經濟入口網）

比如，如果某位篤信佛教的企業家，相信「血汗工廠有什麼不好？只要合乎法令，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我僱用了員工，創造了就業，付出了薪水，這就是盡到了社會責任；賺來的錢，也拿出部分做慈善活動，這就是社會公益。」對這樣的立場，我們該如何評價？假如我們跟奴隸制度來比較，奴隸工廠的主人，也是會供給吃住，看起來也是給了沒有工作機會的人一個活路。但我們會覺得奴隸工廠有社會責任擔當嗎？會覺得用經營奴隸工廠的利潤來布施眾生，是如法的公益善行嗎？按照一般的理解，企業如果賺了錢，不問其生財的方法為何，只要企業願意在賺錢之後捐出部分利潤來投入社會公益活動，

這就是企業公益。企業公益的舉止，當然值得表揚。不過，我們不該忽略了事情的另一面：有企業公益的善行，不等於一個企業就是有社會責任的企業。

如果一個企業經常被質疑有血汗工廠的問題，乃至頻頻出現罷工，不管這家企業的經營者如何否認這些事情，我們通常不會認為這樣的企業是善盡社會責任的。可是，假如這家企業的經營者宣布了將捐出一億元協助遊民，這是企業公益的表現。我們可以預期，媒體也會有不小篇幅的報導，認為這是大善人的大善行。又如果，一個企業的營運方式經常排放了有毒性的氣體，因而被學者認為可能是導致衆人罹患癌症的原因，而這家企業的管理者，不對社會懇切說明，不與關切這個問題的人對話，卻直接提起「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妨礙名譽」的民事、刑事告訴，要求學者登報道歉，要求學者付出巨額的賠償，我們多半很難認為這個企業有社會責任意識和擔當。只是，假如這個企業發布新聞稿，說要捐出十億元來推動環境綠化和節能減碳，我們通常也會把這歸類為企業公益。

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專業術語裡面，一個在尊重人權上有疑議的企業，僅僅透過對社會福利措施的捐輸來修補形象，常被稱為「漂藍」(blue-washing)；而一個在自身業務活動中不時破壞環境的企業，不力圖如何減少

對衆生依托的國土生態所施加的破壞，卻以財務支援保護生態環境的計劃來博得美名，則是被稱為「漂綠」(green-washing)。總之，企業由於自身的決策和營運行為對諸多利害關係人產生的負面影響，這是標準意義下的企業責任問題。這些企業責任的議題，以及企業在這上面的表現，和它是否有企業公益的善舉，是不同層次的兩回事。

三、世間言說中的「社會企業」

無論如何，就算是一般的公司組織，還是可以在「企業責任」的理念下，去試圖「不為惡」(減少自己的決策和行為的負面外部影響)，去試圖讓自己的企業營運本身就可以是為善的力量。許多強調「共享價值」(shared value)的新管理思潮，就主張企業應該放棄傳統追求短期最大獲利的「財務至上」管理典範，而應該要在創造經濟價值的同時也創造社會價值，讓企業營利和社會公益並行不悖而融為一體。這些



日常法師創設以推廣有機農業為使命的里仁事業，是基於對受農藥毒害而死亡動物的慈悲心。(網路照片)

新潮的管理思維，究其本質並非全然新穎的事物，因為許多踏實誠懇的中小企業經營者，心中對企業經營的理念，其實本來也無非如此。

可是，這樣的管理思維，還是要面對不少的挑戰：企業基本上還是非道德的組織機構，在這樣的組織機構中，利潤還是在決策中居於中心地位。在營利為主的企業，要讓企業自身就是行善的力量，有著制度性的極限或者「天花板」：很多時候，「有利可圖的」就決定了什麼是「對社會有益的」，反之則不然。對一般的營利性企業來說，特別是股票上市公司，企業經營活動的「附加公益價值」可以盡量地擴大，不過，不能違背營利的本質。營利性企業的活動，終究必須接受「商業就是商業」的組織戒令，而無法承認社會公益的目的可以高於利潤極大化的目標。比如，如果企業的管理者如實踐行這樣的企業責任思維，按照現在的法律體制，股東是有權利可以直接到法院控告管理者侵犯股東權益的。

於是乎，要把企業責任的理念推到極致，我們就不得不尋求一種新的企業理念和組織，可以消除前面提到的以追求最大利潤為最高俗諦所造成的桎梏。這種新的企業理念和組織，就是「社會企業」。這些社會企業，之所以從事某些形式的市場交易活動，目的是要去達至特定社會目標，而非賺取最大利潤；

這些社會企業所涉及的市場交易活動，常見的形式有提供公益性的貨品和服務（例如：協助窮人創業的微型貸款、兒童照顧和老人照顧等的社區服務、老舊社區的都市再生、無毒的環境友善農產、以小生產者為主體的合作社），或者為這些貨品或服務提供交易場所或平台（例如許多公平貿易認證的貿易商和零售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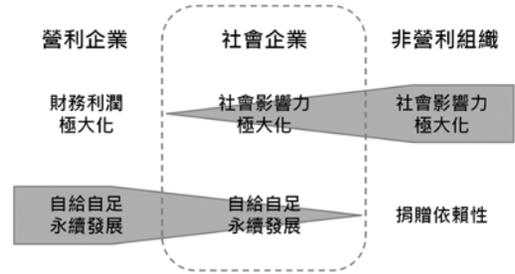
為著讓社會企業可以充分實現自己的公益目的，就必須採用與營利性企業不同的，可以顯著提升社會效益的組織程序或運作方法。在英國，對於社會企業是有特別立法的，他們稱之為「社區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ies）。對主管社會企業的英國貿易工業部而言，社會企業的基本定義就是：「主要追求的是社會目的的公司組織。其盈利主要是用來投資於企業本身或社會，而非為了替股東和企業所有者謀取最大利益。」但是要如何在制度上保證和激勵企業做到這點呢？首先，英國政府對於社會企業的股東分紅是有嚴格規範的。簡化地說，一個社會企業的股東從投資中獲得的財務報酬是有限度的，大致就是以央行的放款利率為準而給予一定幅度的加碼，使得其約略等於或稍微高於一般銀行定存的利息；此外，每年企業的利潤可用於股東分紅的總額，也有上限（例如，總利潤的30%），超過這個額度的，就必須再投

資於企業自身的公益目標。

嚴謹的社會企業做法，要求著企業的管理者，在傳統的財務報酬之外，更必須明確地去衡量企業投資的社會報酬。因而，例如在英國，「社會投資報酬率」（social returns on investment；SROI），就是每家社會企業的企業責任報告都會包含的基本概念和內容。如何衡量企業在投入資源後創造的「非財務面」的公共效益，不論是社會福祉的提升抑或環境永續性的保障，也是投資於社會企業的「道德投資者」（ethical investors）所最關心的事情。

四、佛法與現代商業

前面說的，是一般世俗意義下的「社會企業」；可是，對佛教徒，社會企業還可能具有超乎世俗言說的深意。西藏佛教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對於慈悲的德性在現代經濟中的命運，曾經這麼說過：「我發覺經濟的領域不太能運用這個德性。當然，經濟學家也是人類，當然他們也有人類的愛心，沒有愛，他們也無法生存。然而，如果你一心只想到『利潤』，不計任何後果，那麼販毒者也沒什麼錯，因為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他們只是在賺取豐厚的利潤。然而這種行為危及社會和社區，所以這是惡行，販毒者便是罪犯。依此類推，我覺得販售武器的人也應該歸於此類，販售武器是相同的危險和不負責任



目前「社會企業」並無統一的定義，最廣義的說法是「用商業的力量改善社會問題」。（圖片來源：台灣社會企業園網站）

的。」（達賴喇嘛，《慈悲的力量》）

相對於此，社會企業的基本特性，從本質上說就是一種以「慈悲的德性」為本的經濟形態：社會意義和公益目的是放在貨幣價值之前的。用個對比的說法，例如在都市再生的議題上面，對於一般營利性企業而言，企業的真實的或根本的目的，是賺錢，而不是房子本身；不過，對於一個社會企業來說，貨幣以及以貨幣衡量的投資收益不過是個工具，是用以打造房子的工具，可是不是房子本身。

可以說，在社會企業的範圍內，當我們談到「真實的價值」時，我們所指的不是企業的獲利能力，而是一個道德性的假定：創造社會公益的解決方案本身就是有價值的；有效地面對飢餓貧困、社會照顧、流離失所和綠化環保的問題，比任何單一的企業可以獲得的利潤都來得有價值。社會企業的本質，還是在於經由集聚眾人的財務和非財務投

資，來取得這種真實價值。在社會企業中，眾生的真實利益，而非股東或企業所有人的私人利益，才是衡量一切的尺度。這才是社會企業的「社會性」最極致和完整的表現所在；從佛教徒的角度來看，也可以說，社會企業是一種從「我」、「我執」和「我所有」的成見中尋求解脫的組織性修行，是從「即緣起即性空」的「勝義諦」境界來重新看待「何為企業？」。社會企業，非企業，非非企業，是名企業。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應無所住行於布施。

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僧侶麥可·羅區格西所著的《當和尚遇到鑽石》，在許多篤信佛教的商界人士中流傳一時。在這本書中，麥可·羅區格西這位藏傳佛教僧侶，極力在商業領域推展自我抽離和自他互換的佛教修行。他認為，從事商業的佛教徒，應該要在賺取金錢的時候，能夠確信自己也改變了世界，讓世界有了些許的差別。認真地將商業活動本身就看作布施的道場，認真地關注你所布施的每一分錢播種出了什麼樣的銘印，是好的銘印，還是壞的。

換言之，布施不是我們離開公司大門的那一刻才能開始，才會開始。對一個真誠的佛教徒，佛陀不會在每天九點打卡下班，然後等你下班了他才恢復上班。我們在眾佛之前是佛教徒，當然，在我們上班的地方，也是一樣。同樣的

道理，一個真正如法的企業，不是在公司以外的慈善捐贈中才行布施，而是在公司內，在公司的每一個決策中，每一個活動中，都體現著慈悲的布施，以及深刻的愛與尊重。

我們或許可以說，這就是「社會企業」在佛教上的最深層意義：在泯除自他分別的無住布施中，將每一個他人看成自己，並當成是跟自己的責任有關的世界。在這樣的如法的公司中，在這樣為眾生而存在的企業中，財富的真正來源，獲致財富的良善方法，不是在頑固的人我分別心中去配置、競爭或掠奪資源，而是不斷地去擴展布施的範圍和層次，去留下善的銘印（善業），而為這家公司和與這個公司有關的所有利害關係人，帶來充滿活力與慈悲的生活，以及真正有意義的財富。

五、企業與布施

進一步說，我們都知道佛陀的教導：「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金剛經》）這樣的佛教思維，如果貫徹到底，終將改變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法。但是，在企業的布施上，這是什麼意思？

每個初入門的佛教徒都知道，真正的布施中，沒有施者，沒有受者，沒有布施的物，沒有布施的行動。真正的布施是看來矛盾的舉動；它不是斤斤計較



莫拉克風災後，面對困難重重的生活，當地婦女在杉林大愛園區重建後，習得一技之長，一針一線縫製布藝品販賣。人們以採購取代捐款，就是最大的支持與鼓勵。（網路照片）

回報的理性投資或者交易，而反是在不期望回報的、絕對的給予中，才能召喚出慈悲的力量，而在一圈又擴散一圈的布施中，形成遼闊而開放的「慈悲的經濟」，幫助別人得到和自己一樣的平安，成就一個平安的群體。例如，當我們面對消除貧困的問題，我們不是去協助解決「別人」的問題，我們真正在做的，其實是去解決整個社會的「共業」問題，而且不管是否是窮人，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涉及在這個問題之中。這是「我們」共同的問題，是「我們」要一起面對的問題，而且，「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從這個問題的解決獲得益處。從這個角度去看我們對消除貧困而做的布施，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為何如法的布施才是真正的財富的來源，因為在我們將窮困者納入常態經濟活動的過程中（經濟學的術語稱為：

「包容性增長」），我們不但打造著一種眾人皆可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慈悲的經濟」，也是在社會的每個角落灌溉善的種子，打開我們每一個人的自在解脫之道。

「用佛法來生活，用佛法來面對我們的現實的環境和事物」（聖嚴法師語）；這種「人間佛教」的理念，或許可說是穿透台灣佛教的共通認識。不過，如何用佛法來面對商業活動和企業行為，我們也許還有許多問題要思量，有許多的路要走。《楞嚴經》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作為「凡夫菩薩」，修行是自己跟自己的賽跑，而且，還沒有便捷的快速道路，而必然是長途的馬拉松。在經濟和商業的領域展開修行，一種大家共同的修行，更是如此。

假使我們能護持利他的菩提心，學習到如何珍視和培育社會企業，也許我們就能夠建立真誠尊重人性與文明的新一代企業，以健全的商業組織來利他而利己。如此一來，即便在日常而看似世俗的經濟活動中，我們也可以做到「留惑潤生」，而自在解脫。因此之故，從企業公益到企業責任，從企業責任到社會企業，我們或許就可看作是廣修利他的種種菩薩行，是不同次第的「布施」修行法門，是今日我們建設「人間淨土」的種種利器。



公益社會企業與當代佛教的社會實踐

■ 何日生（慈濟基金會文發處主任、慈濟大學人社院副教授）

當代社會企業的發軔

美國哈佛大學的丹尼爾·貝爾教授（Daniel Bell）提出意識形態終結（The End of Ideology）的觀點，主張政府的政策不再是主導社會經濟或解決社會問題的關鍵。社會與文化精英將逐項地，透過科技發展的力量調整從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以來的經濟大結構中所面臨的諸多難題。調整而非推翻，是丹尼爾·貝爾社會改革的基本思維。而這調整的力量，丹尼爾·貝爾寄望的不是一個大政府，也不是商業企業的科層精英群體，而是個個懷抱理想的社會與文化企業家，致力於社會、經濟與文化之改革。丹尼爾·貝爾認為在後工業時代，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分屬三種不同領域，彼此不必然從屬。創造多領域以解決社會問題，是後工業時代的特徵（Bell, 1976）「社會企業」是獨立於政治與商業機制之外的新領域，為社會經濟秩序提供了新典範。

與丹尼爾·貝爾同時期的英國著名的社會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楊邁科（Michael Young）是社會企業家的倡導

慈濟回收寶特瓶織成的環保毛毯非常柔軟，送往世界各地賑災，幫助災民度過寒冷。（網路照片）

者。楊邁科終其一生創立了六十多個非營利企業，推廣社會企業家的概念。丹尼爾·貝爾稱譽楊邁科是本世紀最偉大的社會企業之推動者。社會企業的概念一開始就將個人淑世的動機，亦即善性與道德，納入社會企業活動，使社會企業的使命成為推動公共利益的關鍵力量。

社會企業的善性與道德

在《後工業時代來臨》一書中，丹尼爾·貝爾強調後工業文明的關鍵是資訊導向（Information-led）與服務精神（Service）。從生產（Manufacturing）到服務（Service）的轉化，是後工業文明社會的特徵，而服務精神正是社會企業家的使命。

社會企業一開始就以實現公平正義為動機與原則，這公平正義可以是環境正義，如「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或以消費者保護為出發點，如Ralph Nader耐德所創立的消費者保護組織「公共市民（Public Citizens）」。這些社會企業不是以自身賺錢為目的，也不是以宗教救贖為動力，而是基於對某項社會或經濟正義的堅持，不惜挺身奮鬥。這奮鬥並不是植基於革命或武力，而是在法治的基礎上，通過輿論，通過立法，推動社會與經濟生活的新秩序。

社會企業家並不是在社會上擁有豐厚資本的一群人，他們是以使命為前提，在善性與道德目標的追尋下，吸引



慈濟在國際間的慈善義舉，大大提升台灣人在國際間的好印象。（網路照片）

無數捐助者或無償的志工投入他們的行列。正如二十世紀影響甚巨的管理學者彼得杜魯克（Peter Drucker）所說：「非政府組織（亦即社會企業）是價值的倡導者，本身也是價值的受益者。」以價值領導，而不是以利潤領導，是社會企業的理念。

如今致力於社會企業中的個人或團體，已包含了宗教領域與世俗領域，包含非營利機構、營利機構（指營收歸社會公益非個人）、以及營利非營利的混合型機構。

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之貢獻

社會企業的目的就是以善性的動機（非謀私利的動機）、道德的理念（非以擴張自我組織為目地），致力彌補社會中某一項被忽視的公平正義。「社會企業」意指運用企業模式解決某一個社會問題的組織，這些組織或以企業模式取得資源以從事社會救濟，並且有營收

與盈餘，但是其盈餘與商業企業不同，非為個人所得，而是主要用來投入社會企業本身的使命，以持續解決特定的社會問題。

廣義社會企業也包括以非營利組織（NGO）之型態，依靠捐款所得從事社會救濟。許多NGO一方面依靠捐款，一方面也以社會企業營收模式，來維持社會公益實踐之永續發展。如樂施會Oxfam興辦許多Oxfam Stores，以社會企業之營收模式，來從事社會救濟。這是捐款加上社會企業營生模式的大型國際NGO。

公益組織與社會企業對社會經濟具體之貢獻

強調善性與道德價值的社會企業，對社會與經濟究竟有多大的貢獻與影響？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的薩羅門教授（Professor Lester M. Solomon）發表了針對八個國家（分別為澳洲、比利時、加拿大、捷克、法國、日本、紐西蘭、美國）的公益社會企業，統計這些國家中社會企業對整體經濟產出的貢獻。其結果顯示，非營利機構之社會企業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平均占所調查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在部份國家，其對GDP的貢獻甚至遠超過主要工業，如能源工業（瓦斯、水、電）、建築業、金融仲介業等。

從社會企業增長速度超過整體經濟增長速度不難看出，以「善經濟」為核心價值的社會企業之非營利機構，正逐漸成為經濟生產的一股重要力量。

宗教精神與公益社會企業之發軔

《志工企業家》一書作者伯恩斯坦說，社會企業家早就存在，「這些人懷抱有力量的觀念，試圖改善人類的生活。」伯恩斯坦認為，天主教聖人聖方濟創立方濟修會，建立許多組織對社會作系統的變革。聖方濟就是社會企業家。救世軍協會（The Salvation Army）創辦人威廉布思將軍（General William Booth），在十九世紀英國城市犯罪嚴重，貧富差距擴大，窮人難以生活的社會環境中，以非營利組織救世軍，運用社會力量改變貧困與犯罪。也是社會企業家的典範。

全球最大的公益組織包括天主教明愛會、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都是以基督的愛開闢了非商業、非政治的第三部門之力量，從事社會救濟。時至二十世紀中葉之後，NGO如雨後春筍，正如丹尼爾·貝爾所預料，第三部門、NGO、NPO、或社會企業成為政府與商業之外改變社會的重要力量。

篤信伊斯蘭教的社會企業家穆罕莫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於2006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經濟學家出身的尤努斯是「微型金融」（microfinance）

的創始者與代表人物。1976年，尤努斯借了二十七美元（約九百元台幣），給四十二個孟加拉貧窮婦女，讓她們開啓事業，或工作養活家庭。直至今日，尤努斯所創建的格拉明鄉村銀行已經發放超過60億美元給超過600萬個借貸者。尤努斯要為他工作的員工們主動下鄉，到窮苦的村子裡拜訪那些需要資金的貧困人。

這些婦女靠著微型貸款，做小買賣或工作，通常給家庭帶來很大的收益。她們平均的還款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八。

尤努斯的成功來自於社會企業家的善的經濟信念與道德觀。他開設格拉明鄉村銀行不是為了盈取利潤，不是為個人賺取財富，而是解決社會中沈痾已久的貧困問題。尤努斯曾說：「有一天我們的子孫只有在博物館裡見識到貧窮。」

尤努斯的微型貸款模式已經被運用到五十個國家，幫助超過數億個窮人脫離貧困。這就是社會企業的力量。這比起一個政府的力量更為巨大。

尤努斯的窮人銀行在成功之後，也曾受到來自伊斯蘭教徒的強烈批評，認為他的銀行違反伊斯蘭教。但是尤努斯堅持他的絕對符合伊斯蘭信仰，他並沒有要婦女離開家庭，而是自主的在家工作。

當代宗教組織與社會實踐平台

在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ECOSOC)登記的兩千多個非營利組織之中，有

百分之8.5%是具備宗教與信仰背景。這些NGO稱為RNGO，亦即宗教背景(Religion)或信仰(Faith-Base)背景的非營利組織，基督教信仰佔將近百分之六十(57.4%)，伊斯蘭教約12%，猶太教11%，佛教只佔3.8%。佛教在通過非營利組織與運用社會企業改善社會問題的力度，明顯落後於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猶太教人口只有數千萬，比起佛教的五億多人口，猶太教的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組織的比例遠遠超過佛教。

以今天的社會型態觀之，資本主義盛行，各種自由價值觀多元而對立，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模式已經成為宗教入世實踐的重要平台。宗教不再只是提供信仰作為救贖的途徑，宗教組織必須透過對現實世界的改善，才能具體體現宗教的目的與精神內涵。

對現世間問題的解決，是社會企業及非營利組織致力的目標，而基督教、猶太教似乎比其他宗教更早的、更廣的跨入這個亦被稱為第三部門的社會平台。

佛教的資生與當代社會企業

佛教教義其實一向強調慈悲濟眾的情懷與思想，自利利他、自他不二的慈悲等觀。漢傳佛教第一個宗派天台宗智者大師在判《法華經》時曾言：「世間一切資生事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民國初年太虛大師曾提出佛教應投入包括慈善、教育、資生、文化等，主張佛教寺廟應該開闢農場、工廠、商場以維持寺廟之營運。太虛大師在講述《藥師琉璃光如來願功德經》時說：

「近年以來佛教漸普及於中國現社會各界人士中，種種經營建立佛教之團體，且依之修學者，不乏其人，尤其注重於應用到現代社會之新佛教精神，如辦佛教孤兒院，義務學校，施醫所等社會公益事業，改善家庭社會之生活，使一般人於現生中得佛法之益。過去偏重於薦魂度鬼之佛教，已一變而為資養現實人生之佛教矣。然此資生之佛教，即為釋迦付託與藥師之法門，而說明在此經中者，此於過去專重度亡之佛教，有補偏救弊之功能，尤合於現代人類生活相資相養之關係，故今有講此經之需要。」

太虛大師在對於「中國佛教革命僧的訓詞」中亦言：「憐憫一般藉愚民迷信以服務鬼神為生活的無識僧眾，灌輸以佛教及國民的常識；漸漸改良為共營資生事業及服務人群的生活。」

慈濟的慈善、醫療志業等，是體現太虛大師當年的理想。印順導師在《攝大乘論講記》提到「菩薩修習十自在」包括「眾具自在」，亦即提供「眾生衣服、飲食、臥具、醫藥等資生物質豐富優美，不會感到缺乏。」也必須成就「願自在」，亦即「做什麼事業都能滿足自己的所願，達到目的，這是由修

『精進波羅蜜多圓滿』得來。願力必須精進來充實它，因中勤修精進，對利益眾生的事業，沒有懈怠，所以果上能隨願自在。」

佛法向來傾向物質豐饒、人情和樂、乃至佛法昌盛，資生是趣向佛道的根本。當代慈濟與許多佛教宗派所致力的佛教人間化，大有這樣的旨趣。

台灣佛教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實踐力

NGO約莫在1945年由聯合國正式命名，而社會企業（Social Entrepreneurship）的概念約莫發軔於1970年代的後期，到1980、1990年代才開始盛行。然而在台灣，慈濟克難功德會是在1966年於台灣東部花蓮由證嚴法師開始創辦。一九六〇年代台灣才正經歷經濟起飛的階段，貧窮是社會普遍的現象，而慈濟已經開始進行慈善工作。

慈濟以四大志業、八大法印——亦即「慈善、醫療、教育、人文、環保、國際賑災、骨髓移植、社區志工」等投入社會公益，希望通過慈善工作，讓「人心淨化、社會祥和、天下無災」。這是典型的西方倡導之「廣義的社會企業」，亦即非商業、非政府、以民間的力量解決社會問題，而證嚴上人稱它為「志業。」

證嚴上人推動的社會實踐力量是從佛法的角度，以慈悲等觀建立四大志業的運作。證嚴上人認為人人皆具慈悲智

慧，因此啓發人人的愛心去幫助社會上一切困苦的人。證嚴上人號召三十位家庭主婦，要她們每天買菜前先省下五毛錢投到竹筒裡，每一個月就能有十五元去幫助貧困之人。善心從一小步做起。救濟不是富有的人才能做，也不是丹尼爾·貝爾眼中的社會精英，而是家庭主婦。只要每一個人都能擴大善與愛，就能集結無比的能量，幫助社會苦難人脫離貧困境地。

慈濟從當年五毛錢的竹筒歲月，從偏遠的台灣花蓮，到現在在全球已經有超過一千萬個捐助者（會員），超過百萬志工，每年幫助兩千萬人。濟助的國家及地區超過九十四個。慈濟所信靠的力量，就是每一個人都能付出真誠的善與愛。

慈濟抱持的信念是：「消滅惡，不是經由打擊惡，而是擴大善；消滅貧，不是經由打擊富，而是擴大愛。」

資本主義最大的病灶就是不平等。當代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The Justice），闡述平等正義的當代內涵。羅爾斯的《正義論》之內涵有二：「第一是機會均等。第二是要給最弱勢的人最大的利益。」羅爾斯於一九八〇年代在哈佛大學發表闡述平等的真義，對於高度資本化國家有了自由而失去平等做了最有利的思想論述。但是過去五十年來，證嚴上人所帶領的慈濟志工已經在默默實踐這種平等觀。

慈濟跨越種族、國界、宗教、文化之藩籬，在全世界幫助苦難人，所以才有「哪裡有災難，哪裡就有慈濟人」的美譽。慈濟在最貧困、最急難、最偏遠的地區，為最弱勢的個人或團體，付出善與愛，這其實體現著約翰羅爾斯正義平等的觀點。平等正義正是倡導自由化市場的資本主義最需要的價值與理念。

宗教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之使命與特質

慈濟作為非營利慈善組織，其四大志業多以會員、信眾捐助善款的模式，從事慈善與公益志業之推動。一切捐款來自善心大眾，也回歸社會需要的弱勢者。善款的目的不只是物質的救濟，也要解決心靈的貧困，亦即同時具備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使命與功能。

宗教型態的NGO與一般非宗教信仰背景的NGO不同之處在於，宗教NGO具備心靈轉化的使命。這種心靈工程並不是指傳教，而是提倡淨化人心的普世價值。如慈濟的利他精神跨越宗教藩籬，強調行善行孝不能等，不批判惡、而是擴大愛與善的正面心理行動。這種普世的心靈工程是無形的，很難以量化來確切衡量。

哈佛大學教授朱利亞伯格（Julia Berger）在研究宗教NGO時就說，宗教NGO對社會的貢獻很難以量化。你可以量化一個NGO救濟多少人、多少數量，

但你無法量化一個宗教NGO淨化多少人心，或某人被淨化多少。慈濟推廣的感恩人文已然普遍於社會，其影響如何量化？證嚴上人以志工代替義工一詞，強調服務他人為生命志向之理念，現在全台灣都把慈善志願者稱志工，其對社會之效應，也難以量化。慈濟推動的慈善入世工作影響許多宗教組織也跟著投入慈善，對社會的影響甚巨，但其影響也難以數字衡量。宗教公益組織的影響力必須兼顧量化與質化之理念兩個面向來考慮，無形的理念之推廣，影響更為深遠。

再舉宗教興辦的社會企業，其公益企業模式的運作，本身就具備理念的傳遞與社會教育功能。慈濟在1990年代開始啟動環保資源回收，並於2008年成立台灣第一家非營利的環保科技公司。以回收寶特瓶再製成毛毯等製品，以幫助



大愛感恩科技是台灣第一家環保公益社會企業，致力於研發環保科技，用回收寶特瓶製成精緻產品，營利全部回饋慈濟公益志業。（網路照片）

全球的災民，並落實保護地球環境的使命。

1991年，當時的國際媒體將台灣稱為最昂貴的垃圾島。慈濟基金會的創辦人證嚴上人在一場公益講座中呼籲與會大眾們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慈濟志工們便開始在各社區設立環保站，目的在教育周遭的鄰居一同加入環保回收的行列。時至今日，慈濟在全台灣總共有超過二十萬名慈濟志工，分別在六千多個社區環保站，投入時間和精力以維護社區清潔，促進環境保護。受到慈濟志工的啟發，成千上萬的家庭也開始在自家做起資源分類回收。資源回收的收入則捐給慈濟的慈善志業。環保資源回收就是一項公益社會企業。

慈濟環保站吸引了來自不同年齡層和社會地位的志工，從三歲到一百零四歲都有，包括博士生、企業家、警察、家庭主婦和外交官。全台灣每年回收兩億多支寶特瓶，據估計，慈濟人回收的量占其中三分之一。慈濟的環保志業也已經散播到菲律賓、馬來西亞、海地、印尼、中國大陸西南省分，以及南美洲國家。

環保站同時也是心靈療癒和提供相互勉勵的地方。藉由參與環保回收，慢性疾病和心理疾病的患者發現可以因此得到心靈撫慰，進而改善自我狀態。研究顯示，資源回收和重建自信之間有一種心理的暗示性關連（Psychological



拾荒者很少回收的塑膠杯、袋，慈濟環保站都有回收。志工老阿嬤說「直不起來的腰，因為每天在這奉獻竟然可以站直了」。(網路照片)

Implication)。當一位老人家將拾起一個寶特瓶，他心理會想，這被遺棄的寶特瓶還有用，還可以再製成急難救助用的毛毯，他老邁的身體也依然可用。從回收物看到「物命」的可貴，從珍惜「物命」看到自我生命的價值。環保資源回收保護了地球與環境，也回收了、重拾了志工生命的自尊與價值。

此外，某些有憂鬱症、心理障礙、吸毒、賭博、酗酒傾向的受訪者，以自身經驗證明，藉由參與慈濟的環保回收志工活動，他們得以戒除所有不好的惡習。這些受訪者甚至明確指出，藉由專注於資源的分類，他們學會重新組織自己的人生，並且減少擔憂和不確定性影響他們的生活。慈濟環保志業推動改變人與地球、人與社區、人與人、人與自己的關係。這是社會企業的力量之一。

慈濟於2008年開創大愛感恩環保科技公司，將環保志業推展到另一個嶄

新的階段。大愛感恩科技公司是一個社會公益企業，由五位公益實業家捐資成立。該公司以環保資源再利用為主軸，將回收的塑料瓶再製成毛毯和衣服。有四十五萬條毛毯已被送往世界各地賑災，而大愛感恩環保織品也已經正式在定點流通，其盈餘全數回饋慈濟基金會投入慈善公益。當初五位大愛感恩科技公司的創辦人，是長期投入慈濟國際救災的志工，他們也是這項社會企業的志工；不只自掏腰包投入資金創建，自己投注的一切心血也是志工、不支薪，所得歸慈善。他們是典型的志工企業家，而大愛感恩科技公司也是全臺灣第一家環保社會公益企業。

大愛感恩科技的社會企業型態營運的目的不是推展環保科技產品，而是提倡環保的理念。一向被視為垃圾的塑料，在慈濟志工手中化身為賑災毛毯，變成具生活感的衣服、圍巾與手提袋。這些製品原本必須繼續仰賴挖石油，但是資源回收與大愛感恩科技使垃圾成為新形態的城市礦產。

大愛感恩科技更希望人們透過使用環保科技製品，更切身感受地球溫室效應的危機，而能從生活中力行環保、節能。從回收環保、到科技再製環保、最終達到心靈環保。建立無公害的生活，無污染的地球，回歸大地清淨之綠。這就是宗教公益社會企業的最終目的與使命了。



利生與弘法

人間佛教的新場域「社會企業」

■ 釋演觀（南山放生寺住持、茲摩達司社會企業監辦推廣人）

佛教東傳至漢土以來，菩薩道的宣揚與實踐，將佛法的慈悲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然而在關懷眾生的實踐上，佛教一向以「弘法」作為主要法則，偏重於精神層面的提升與生命流轉的關懷。在現實生活層面，大都是以八正道中的「正命」觀念，來引導居士們謀求正當的經濟生活，並進一步廣修佈施波羅蜜，而以財施——捐助物資以濟助貧困為主。如此的運作模式，已理所當然運作了千百年。

佈施，又可細分為財施、法施、無畏施，其中以法施列為最殊勝之法。¹相較於各項利他工作，佈施確實是最快速、最容易獲得肯定與正面回應的方式，也就成為各宗教團體乃至社會善心人士行善助人的首要工作項目。然而，佈施的先決條件，就是要具備資源，儘管不

演觀法師深入了解原民文化，在台東達仁鄉土坂部落陳頭目家前院，與族人討論如何振興部落文化。（101.6.14，作者提供）

airiti

論多寡都可以行佈施，但若要行長遠之計，資源如何循環再生，相對就顯得極為重要。

近年來，國外早已行之有年的一項資源循環的利他善行——社會企業，在國內也開始受到重視與討論了。這樣的行善模式，是否適合在佛門中推展呢？這是筆者在本文所想要探討的內容。

一舉數得的行善模式——社會企業

何謂「社會企業」？就本質而言，社會企業就是用商業模式來解決社會問題，而有別於傳統「為投資人謀求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商業企業。簡單的說，社會企業是一種以助人為原則所進行的交易行為，同時又符合「三重基線（triple bottom line）」——社會效應（責任）、財務永續性（員工福利、工作環境）、環境效應（環保）三項基本原則，運用商業模式創造利潤，好讓利他的善行可以永續。

近年來，政府部門針對社會企業的推展，透過產官學合作，作了一些積極正面的回應。根據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官有垣教授，在參與由南山放生寺2015年6月20日所舉辦的「利生與弘法——佛教與社會企業論壇」時所提供

的資料：「行政院在2011、2012年已將『社會企業』議題納入『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以及『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強調政府與民間協力合作的重要，並創造社會企業發展的優勢環境。」「2014年9月，政府推動『社會企業行動方案』，宣示台灣社會企業元年的到來，並編列1億6,120萬元，將於2014至2016年作為培育及發展經費。」政府接連投入了大量經費及規劃，使得社會企業在這兩年來快速發展茁壯。

其實，輔仁大學早在2013年即首創「社會企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而隨後法鼓文理學院在2015年初，也創設了「社會企業與創新碩士學位學程」，成立社會企業研究中心，並舉辦「青年創業工作坊」。除此之外，佛教界少有涉入社會企業的相關討論或實踐。²可能原因是，社會企業所從事的交易行為，在僧伽戒律上是被嚴格禁止的。但是環視現實佛教，許多道場的佛事、塔位、出版、食品、課程……等等，其設定價碼的商業模式存在已久。這些商業模式，早已被默許並存在道場中，且其獲利大都回歸於道場，未必會運用在社會公益上。若跟具有明確利他精神指標的社會企業相比較，這樣的道場運作模式，反

1. 其原因，簡要地說，財施僅能解一時之困而不夠究竟；無畏施則偏重於心理層面，比較算是抽象形態；而法施則是兼具了心理與現實雙重層面，且影響時效也較為深遠乃至到未來際，所以被列為最殊勝之佈施法。
2. 筆者曾撰文概略敘述了社會企業的簡單觀念，刊登於《慈雲雜誌》2015年第466期。

而顯得是一種自利行爲了。

透過多方資料的收集、道場管理的經驗，以及實地從事社會企業，筆者發現：其實，以台灣佛教的寺院現況及對各方資源的掌握，只要做好立場規劃與定位，社會企業不但是實踐菩薩道的絕佳途徑，更將成爲佛門涉入社會關懷的一個新場域；同時又會是一個可以跟時下年輕人互動的良好管道，不失爲日漸老化的道場生態，注入一股年輕朝氣的好方法。因此，社會企業是一舉數得的行善模式，很值得推廣。筆者認爲，有必要將個人所涉獵與經歷的淺薄認知與執行經驗，借此一隅與有緣人共同分享，以作爲推展佛教社企實踐上之方便。

在佛法的荒漠無心插柳

筆者是如何從一介沙門，投入了社會企業的推動呢？由於一次的物資捐助因緣，筆者在2012年四月中旬，進入到台東縣南迴地區的排灣族原住民部落，當下驚感寶島台灣竟擁有如此豐富多元的文化瑰寶，也發現到部落由於耆老的逐漸凋零、年輕人的外流、外來文化的衝擊、西方宗教的干預……等多種因素，讓珍貴又稀有的南島語文化資產，面臨著逐漸變質與消失的險境，整個文化架構已經岌岌可危。

而更讓筆者注意到的是，整個部落竟然是佛法的荒漠，完全沒有一位佛弟



「茲摩達司社會企業」以關懷偏鄉原住民、公平交易及環保為三大社企標的。左為因此而與演觀法師結緣並皈依三寶的排灣族青年古勒勒，法名覺肇。（103.6.14，作者提供）

子。此種現象普遍存在於台灣原住民族群中，並非單一部落而已。此一發現，激發出筆者希望能有機會與部落族人廣結三寶法緣的念頭。但是，原住民族對漢人固有不信任觀感與情結，在經過多次探訪並互動交流的經驗中，筆者感覺，或許，從文化的角度去涉入與協助，是較容易被接受與最不會產生宗教衝突的方式吧！其後，在支持及參與了部落多次的文化盛會之後，筆者發現，這樣的涉入方式，是正確的判斷與做法。

然而，在教堂林立的部落社群中，一個佛教僧侶頻繁出現，難免讓許多人

懷疑其動機，因此有時也常讓筆者體驗到「忍辱」的課題。但筆者沒有表現出具體傳教行爲，又積極關心與支持部落傳統文化，逐漸地，大家的態度也就慢慢轉爲親切了。後來在多次的互動中，筆者發現，文化的傳承固然重要，但生活的現實面，更是大家所關心的。

記得在一次拜訪部落頭日時，見到一位長者愁眉苦臉地用族語向頭目抱怨。頭日向筆者翻譯，原來，族人辛苦種植的南瓜，被中盤商低價剝削，心情不好想來找頭目喝酒。筆者概略了解實況及價格數量後，立刻電話與居士連絡並當場告知，信徒願意用加倍的價格全數購買。該農民一聽，眼睛一亮，眉開眼笑，馬上去採收不喝酒了。自此開啓了筆者發動信徒「直接向農夫買」，協助部落建立農產品銷售平台的因緣。

更經典的一次，是爲一位部落的薑農，處理了一批約五千斤因氣候關係必需搶收的生薑。筆者發動信徒團購，分寄到全國各寺院、佛學院等單位，廣修供養。不到一星期的時間，即快速處裡完全部五千斤的生薑，皆大歡喜。

自此，部落中便不定時會來電詢問，是否可以幫忙購買南瓜、地瓜、冬瓜、小米、紅藜、樹豆、花生、柑橘、洛神花……。舉凡部落中有當季生產的農作物，一旦出現滯銷或價格崩盤時，就是筆者發動信徒進行團購的時機了。從此，筆者涉入原住民的議題，也就從

文化再跨越到產業了。爲因應交易行爲的產生，筆者在2013年4月支持由居士正式申辦了一家合法商行，以排灣語 cemedas（意喻爲曙光）取名爲「茲摩達司興業有限公司」，作爲協助部落產業的交易平台，開創了一個低產值卻具高價值的菩薩企業體。

悲智雙運的社會企業

2014年2月上旬，一位在社區大學推展社會企業的友人來訪，得知筆者透過信徒協助部落銷售農產品，他詢問當中是否有獲利？筆者告知，在必須承擔運費及損耗等一切費用，又要保障農民與消費者兩者的利益，因此微薄的合理價差是必要的，而這些微薄的利潤，全都再投入作爲協助部落振興傳統文化所需的資源。友人即告知，其實筆者所作的事便是「社會企業」。當下筆者立即反駁：「我不是在做『企業』，是在幫助偏鄉的原住民。」友人說，這樣以交易模式助人，就是所謂的社會企業，並詳細介紹社會企業的精神與內涵。

筆者首次聽到「社會企業」一詞，內心中感到雀躍不已，因爲筆者已然發現，社會企業可說就是運用佛法的慈悲與智慧，結合時代因緣而發展出關懷衆生的新模式。而社會企業的開展，或許將可規劃成一條符合社會需求，又可讓資源不斷再生的菩薩道。

隨後友人又兩度來訪，並提供許多

參考資料，讓筆者進一步了解社會企業。從此筆者便開始不斷從各個領域搜尋相關訊息。隨著所涉獵的訊息越廣泛，內心就越是歡喜。因為，大乘佛法所強調的悲智雙運，幾乎就是社會企業的行爲方針！於是筆者便與居士討論，將協助銷售部落農產品的商行，直接變更登記爲「社會企業有限公司」。自此，也算是爲佛教團體正式參與社會企業的執行，開創了先例。

回想整個因緣的流轉，筆者萬萬沒想到，在短短的二年之中，從物資捐贈的慈善工作，開啓與原住民部落互動之契機，接觸到台灣原住民文化，進而又跨入了原住民部落在地產業的推動。又因爲產業的因素，接觸到社會企業。更因爲社會企業的執行，筆者突破了佛教宣教的禁區，跨越了原住民族議題的籬籬，開啓了日後跨領域涉入廣大的社會接觸面……。

佛教社會企業之推展

關於國內社會企業的發展，從政府將2014年訂爲「社企元年」，即顯示出政府欲推展社會企業的決心。而筆者經過兩年來的觀察與了解，儘管社會企業在國內已漸被廣泛討論與實踐，網路及傳媒上的訊息與活動也層出不窮，但佛教團體對社會企業的涉入，依然是屈指

可數。而其他宗教團體如天主教會，則已有所進展，如在阿里山部落推動社會企業，協助部落行銷高山農作物。

筆者在搜尋相關資料時，發現一篇由香港「基督教豐盛社會企業有限公司」主席紀治興先生所撰寫的論文〈香港社會企業運動的實踐神學反省〉³，探討基督徒如何透過社會企業來關心社會。節錄其摘要內容如下：

……本文的目的是探討基督信仰群體如何藉社會企業運動尋求社會改變。……基督信仰群體能夠提供這些獨特的優勢，社會企業運動可以成爲一個平台，讓信仰尋求社會改變。

該文作者希望透過社會企業的執行與反思，以落實其信仰所傳遞的博愛精神，並作爲「忠於信仰，福於衆人」的典範。此類以宗教立場推動社會企業的資訊與實例，不斷激化筆者推動佛教社會企業的動力，並轉化爲實際行動。

2015年3月9日，筆者以「茲摩達司社會企業有限公司」創辦人身份，接受台東大學公事系張育銓教授之邀，前往台東大學南島所，以「共創原鄉桃花源·一部落一社企」爲題，分享個人在排灣族部落所推展的社會企業。

2015年4月11日，僧伽終身教育學會主辦「當代僧侶弘法利生的新場域·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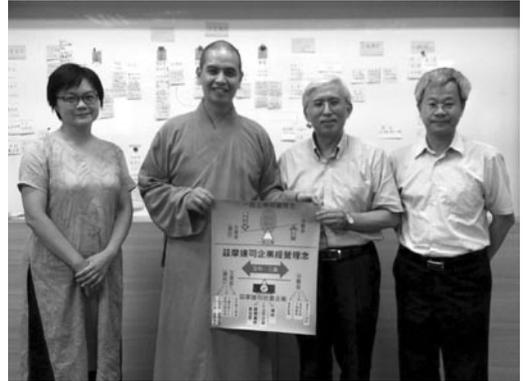
3. 《輔仁管理評論（社會企業專刊）》，第十八卷第一期，頁1-26，民國100年1月。

院與社區的共存共榮研討會」，筆者以「佛寺與原住民培力、部落社會企業之實踐」為題，分享個人如何透過社會企業關注原住民議題的相關經驗。

2015年6月20日，又在筆者常住南山放生寺舉辦了一場以「利生與弘法」為主題的佛教與社會企業論壇，並邀請國內專門研究社會企業的學者，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官有垣教授，以「社會企業在台灣的發展：現況、趨勢及挑戰」為題，詳細分析了國際上的社會企業概況與國內的發展現況。在官教授分享完後，接著由筆者以「佛教社會企業之開展」為題，擔任論壇第二場次的主講者。由於佛教寺院涉入社會企業較為少見，官教授特別留下來聆聽。筆者透過PPT簡報，將所規劃的佛教社會企業融合六度波羅蜜，以及運用佛門組織與架構，以自己接觸社會企業以來的經驗，分別以「資金來源、空間運用、人力支援、消費市場」四方面，逐一解說佛教寺院可以如何涉入社會企業，並分析其優勢與問題之所在。會後，官教授表示有興趣再更進一步了解我們的相關作法與實際運作情況。

三施兼備的圓滿佈施

論壇圓滿後不久，筆者便接到官有垣教授的邀約，希望能針對筆者所支持的佛教社會企業進行訪談。8月28日，官教授偕同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官有垣教授（右二）、王仕國教授（右一）特至南山放生寺，向演觀法師進行口訪。（104.8.28，作者提供。左：茲摩達司執行顧問張瓊齡）

王仕國教授、助理，專程前來南山放生寺，向筆者進行了將近三小時的訪談。訪談結束後，官教授作了一個非常精確的結論表示：

佛教基於教義與組織型態的特殊性，所執行的社會企業有其獨特性，確實與一般的社會企業截然不同。

沒錯，這也正是筆者支持創立佛教社會企業的主要觀點。而官教授的這個精闢結論，自此也就被筆者用來作為佛教社會企業的最佳說明與註解了。

筆者希望，有意涉入佛教社企的道場要能夠明白，推展佛教社企是為了付出與奉獻，而不是想要用以獲得社會資源，將其作為道場開闢財源的新管道。因為，佛教社會企業不單只是一種融合悲智的實際佈施，更是涵蓋財施、法施、無畏施三施兼備的圓滿佈施。因此，創設佛教社企，就是要依於教義的

原則，並基於慈悲為本的動機之下，去開展商業助人的舉動。而這樣的商業行為，要運用智慧去觀察與了解社會的實際需求，方能達到社會責任的承擔，並發揮利他的最大效應。而不是人云亦云假藉社會企業之名，用魚目混珠的方式去追求名聞利養。社會企業是要以企業去支持愛心，並非用愛心來支持企業。一般社會企業應該如此，由佛教創辦的社會企業更是應該如此。

佛教社企之獨特性

至於，佛教社企究竟有何獨特性呢？首先，要了解一下立場定位問題，這也是最為令人質疑與抗拒之處。由於戒律中明文規定，僧侶不得從事販賣交易，所以設立佛教社會企業時，出家眾並不宜擔任第一線交易的執行者，僅能作為背後的支持者。而支持的方式，則可運用道場的資源，支持居士創立符合正命原則的社會企業，也就是由道場作為俗稱的「天使創投單位」。除了可推動良心事業之外，也可增加就業機會。而舉凡關懷友善土地、環保、更生人、街友、偏鄉弱勢族群、動保……等議題，都是值得投入與支持的佛教社企標的。運用投資方式讓資源永續再生，若虧損則當是佈施。整個營運的過程，都是在激揚善法不斷生起，比起單純一次性的捐款，更具有意義。

但是，佛教成立的社會企業體，其

執行策略必須完全建立在符合「三重基線」原則的利他基礎上，不得有絲毫的含糊地帶，否則就不能稱之為社會企業。

而另一種方式則是以「購買取代捐款」，用採購方式支持已經成立社會企業的佛教機構，如購買推展有機食材或是無添加化學成分的各類日常用品、食品……的社會企業，以支持友善土地的小農及良心廠商。在國內食安問題層出不窮的當下，這樣的支持方式，既是利他，也是自利。

其次，就如前所提到的幾個面向：1、資金來源，2、空間運用，3、人力支援，4、消費市場四方面，概略說明佛教推展社會企業的潛力。

1、資金來源：台灣居士多有歡喜佈施修福的良好習慣，以一個運作正常的佛教寺院而言，平日受十方供養，只要有固定活動，又無大興土木的因緣現起，道場就平時所累積的資糧，要支持一個資本額在百萬內小型社會企業的設立，應該不是很大的問題。可鼓勵道場中有能力創業的居士，發心承擔設立社會企業。或是辦理社企創業競賽，提供資金投資有創業理想又符合道場社企理念的年輕人，運用道場既有的資金進行規劃，釋放可活用的資源。

再次強調，筆者認為佛教不能以成立社會企業作為募資的手段，也不宜向政府爭取相關經費。否則如此一來，道



演觀法師所創設的茲摩達司社會企業，以製作方式帶動原住民以有機農法種植傳統作物，號召旅外原青返鄉就業，有助於原民文化的復興。（照片來源：茲摩達司部落格）

場成立社會企業，反倒變成與民衆競爭資源，這將會讓外界對佛教產生負面觀感了。

2、空間運用：一般道場大都有許多閒置空間，若能善加規劃與運用，則可提供做為社會企業執行運用，既可節省草創期的部分開銷，又能讓道場空間發揮更多利用價值。

3、人力支援：也就是善用道場的志工，以作為支援或直接參與社會企業運作的成員。

4、消費市場：這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為關鍵的地方。以佛寺的居士團體作為消費主要市場，小則可以道場信徒為主，大則可串連各佛寺，建立佛教共同市場，讓消費者擴及到整體佛

教徒。除了商品銷售外，同時也具有快速消化庫存的功能。

弘法利生的新場域

綜觀以上幾點，一個運作正常的中小型道場，基本上就已具備規劃成一個完整的社會企業結構體的最佳條件。而在「基於教義與組織型態」的原則及方便下，佛教社會企業確實有著比一般社會企業更容易推展且成功率更高的特性。而佛教社會企業的設立，其存在就會是一種價值，是一種社會責任的承擔，也是一種宗教精神的實踐。

在多元跨領域事務的推展及實踐的體驗中，筆者深深感覺到，佛寺可以不單只是一個宗教的神聖空間而已，在利他及活化硬體功能的原則下，道場儼然可成為一個以佛教為主體的社會企業新場域了。而從緣起理哲來思維，每一位抱著歡喜心進入佛寺的人，皆可藉以與三寶結下善因緣。而如何在這樣的基礎下，進而再開發出更深入佛法的新契機，則有待願意共同投入佛教社企的大德們，運用智慧來共商「以社企度眾」的方便之門，以社會企業——利生的方便善巧，達到弘法的究竟目標。◎

動物權的立場

《打破牢籠》作者序

■ Tom Regan / 陳若華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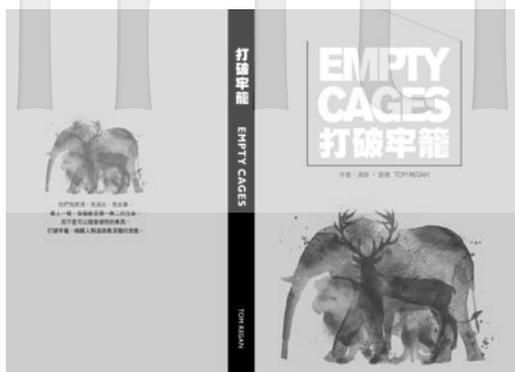


Tom Regan教授受邀來台參加「2014動物解放、動物權與生態平權——東西方哲學與宗教對話」國際會議作專題演講，講題「『動物權』之哲學論述——什麼是動物權？動物權為何重要？」。（103.4.26 檔案照片）

人類捕捉動物，作為食用或實驗等各種用途，但這些動物是有生命的，與其為人類所用，能夠活著對牠們的意義更加重大。牠們明白自己並非地球上唯一的物種，但即便如此，也不代表牠們不介意人類所加諸於牠們身上的一切。每個生物都具有生命，但過得好或壞，取決於物種。

每條生命都有生理、個人及社交的需求，滿足這些需求會帶來歡愉。反之，挫折及虐待則會帶來痛苦。單看這些基本需求，實驗室及農場裡頭的動物其實跟人類並沒有兩樣。因此，與動物及他人相處的倫理準則，便是要接受彼此有相同的基本道德原則。

人類道德最深層的意義，便在於每個人都擁有獨立的價值觀。價值觀的好壞，不能以是否能夠促進他人利益來衡量。因此，與人相處之時，如果無法尊重對方的價值觀，那就是違背了人類最基本的權利：受尊重的權利。



由關懷生命協會出版的《打破牢籠》新書封面。

動物權要求的並不多，只要大家接受且尊重前述的邏輯即可，因為所有聲稱人類擁有獨立價值觀的論證，其實都暗示了動物跟人類同樣都具有獨立的價值觀。不僅如此，認為人類有受尊重之權利的觀點，其實也暗指動物跟人類同樣都具有這樣的權利，並沒有什麼差異。

如果認同的話，以下的陳述應該也毫無疑義：女人生下來不是為了服侍男人、黑人不是非做白人的奴僕不可、窮人不是富人的附庸、弱者不是就該受強者欺凌。動物權不只同意這些論述，甚至主張動物也有獨立的價值及權利。而且藉由論證動物並不是天生下來就要服務人類，進一步強化這些觀點。過程中，動物權所提出的論點經得起科學檢驗，道德上也不偏頗。

一旦接受這項事實，大家就會了解為何我們堅決認為動物不該受到任何虐待。對於實驗用的動物，正義並不是給

牠們更大、更乾淨的牢籠，而是要「打破牢籠」。正義也不是改走「傳統」的畜牧業，而是應該要終結一切動物屍體的買賣交易。正義當然也不只是「更人道」的狩獵方法及陷阱，而是要徹底根除這些野蠻行爲。

如果不公不義如此顯而易見，我們就必須堅定不移地反對。過去，正義要的可不是「修正」的奴隸制度、「修正」的童工制度，當然也不是「修正」的男尊女卑。上述每個案例都指明，只有「徹底廢除」才是唯一符合道德的答案。單純「修正」，只是容許不公不義繼續存在。

所以，對於動物受到不正當的利用一事，動物權的回應與前述相同，那就是「徹底廢除」。不管這些行爲是發生在農場裡、實驗室中，或是原野上，都一樣，我們不需要「修正」不正當的行爲，而是應該徹底終結一切。我們的要求不多，僅止於此，但也絕不會有所妥協。



一步到位，淨空牢籠

《打破牢籠》序

■ 釋昭慧



「2014動物解放、動物權與生態平權——東西方哲學與宗教對話」國際會議會後參訪花蓮慈濟靜思堂，於高聳、肅穆的講經堂合影。（103.4.29 檔案照片，左起：何日生發言人、Peter Singer教授、昭慧法師、Tom Regan教授）

湯姆·雷根（Tom Regan）教授依義務論而創立「動物權」理論，與依效益主義以證成動物的道德地位的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教授分庭亢禮而蜚聲國際。早在1983年，他已在《為動物權利辯護》（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一書中，將源自「道德直覺」的動物意識，用綿密、繁複的哲學辯證，完成了「動物權利」（animal rights）的系統理論。簡述理論梗概如下：

一、理論結構——本有價值（inherent value）與生命主體（the-subject-of-a-life）：

動物之所以具有權利，是因為動物具足「本有價值」，且具有作為「生命主體」的特徵。而在所有具足「本有價值」的個體之中，吾人只對「生命主體」具有道德上的直接義務。

二、道德原則：

1. 尊重原則：對符合「生命主體」判準的個體，應尊重

它的「本有價值」。

2. 不傷害原則：作為「生命主體」的個體，具有苦樂的感知能力與趨利避害的欲求。因此吾人有義務不傷害他們。

具體而言，「動物權」也者，正是源自這兩大道德原則：動物擁有兩項「基本權利」（basic rights）：受到「尊重對待」的權利（the right to respect treatment），以及「不受傷害」的權利（the right not to harmed）。

三、衝突處理原則：

作為具足「本有價值」的「生命主體」，個體與個體間一旦遇到衝突，可循著兩個道德原則來加以解決：

1. 「最小凌駕原則」（the minimize overriding principle或the minimize overriding principle）：當傷害的狀況相當時，以個體數量較少的一方，作為不得不凌駕其權利的對象。

2. 「消除更糟原則」（the worse-off principle）：當傷害的狀況不相當時，不得不凌駕傷害最小的一方之權利，以避免產生更鉅大的傷害。

以上這些論證，圍繞著一個核心信念：動物具有「本有價值」，本有價值，正是這一系列理論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而「本有價值」的證成，恰是最令人難解且容易引生爭議的命題。

這套系統理論，既繁複且艱深，一般非哲學系所科班出身的人，很難確切

掌握系列專有名詞的定義，遑論窺其理論堂奧！

但是，雷根教授絕非活在高端知識象牙塔中的學者，他步下象牙塔，在生活中與動物近距離互動，並從其中體察動物的苦樂與欲求，見證動物受到人類凌虐與剝削的血淚場景。

《打破牢籠》，不啻是雷根教授的「現身說法」。在這部書中，他將艱深枯澀的哲學論述，轉換成淺顯易懂的科普文章，將他個人提倡動物權的背景故事，以及動物在人類社會中的悲慘處境，娓娓道來。他平靜地敘述著自己如何從一個肉食者、皮草購置者、屠宰業的兼職者，逐漸轉化成為一個打破牢籠以解放動物的提倡者。在平靜的筆觸底裡，激盪著澎湃洶湧的生命感情。於是，作為讀者的我們，不祇是在理智上跟著他的步伐，平靜地作出倫理判斷，更在情感上深受無以言喻的震撼！

雷根教授「現身說法」地告訴讀者：倘若你是生性慈憫動物的「達文西人」（DaVincians），或是瞬間在某種情境觸動下，經由同理心與同情心，進入動物的內在生命而產生動物意識的「大馬士革人」（Damascans），那麼你容或不須閱讀本書；但是，作為一個與他一樣躊躇漸進的人（Muddlers），必須一步一步、一點一滴地產生動物意識，那麼，請你務必要閱讀本書。因此他開宗明義地將本書「獻給全世界還在

躊躇不前的人」。

而躊躇不前的人，恰恰就是人口中的多數。受限於人類沙文主義的觀念盲點，他們在理智上無法平等尊重人以外的動物，受限於（以口腹之欲爲主的）各項利益誘惑，他們將動物排除在良知之窗的外緣。雷根教授遂於本書中雙管齊下，一方面揭露動物受虐的真象，以敲擊人們的道德感情，一方面駁斥似是而非的謬論，以提供理性的道德判斷。他一步到位，直接提出「打破牢籠」的訴求：

動物權利的真正含意是：讓牢籠消失，而非將牢籠變大。

依此訴求，他正色駁斥諸如「動物福利」或「人道對待」之類的美麗名詞，以杜絕人們更加心安理得以利用動物的躊躇空間。

非常有趣的是，他以相當份量的篇幅，訴說著動物解放者被汙名化爲「激進者、好戰者、恐怖份子、反人類福祉者，反科學、反理性、反美國人、反一切正派人士價值觀的厭世暴力違法者」的艱難處境，以及處心積慮將他們汙名化的共犯結構——依靠動物以牟利的產業，以及依靠產業以存活的媒體：

媒體把動物權利倡者給抹黑了；而多數媒體之所以做出負面報導，是因為他們不斷被財大氣粗、靠動物牟利的產業發言人灌輸了負面訊息。

他引述加拿大海洋環保人士保羅·華生（Paul Watson）的名言：

媒體只關心四個面相：性、醜聞、暴力和名人。如果你的故事沒有上述元素，那就等於沒有故事。

這不祇是美國動物解放者的處境，而是全球深受媒體霸凌之害者的共同處境，台灣在這方面，也絕對不遑多讓。

令人震驚的是，他舉證歷歷地指出，依靠動物牟利產業的人，總是會確保有足夠的「動物權利恐怖份子」，以滿足他們的需要，因此在必要時，他們不惜雇用奸細，潛入動物權利運動中，以達成「損害動物權利倡者名聲」的目的。

這是本書的特色之一，雷根教授「現身說法」，以自身與動保友人的經歷告訴讀者：「提倡動物權或動物解放，你可能會面臨什麼樣的打擊？」然後提供一套心理建設並捍衛理念的「教戰守策」。

早在1996年元月，關懷生命協會就已出版彼得·辛格教授的《動物解放》中譯本；2006年，協會擬進一步將雷根教授的《動物權》相關著作，引介給台灣讀友。因爲雷根教授依義務論以證成的「動物權」理論，與辛格教授依效益主義以證成的「動物解放」理論，在哲學界與動保界，堪稱「雙璧」。雙璧缺一，當然是台灣讀者的極大憾事。但是

聯絡出版社的過程並不順利，音信如石沉大海，這使得翻譯計畫為之中輟。

2014年，一場由協會、玄奘大學宗教學系與佛教弘誓學院聯合主辦的國際動物保護會議，一舉將兩位大師邀請到大會中進行主題演說。我們親睹兩位大師睿智與慈心兼具的哲人風采與宗教家情懷，也見證兩位大師在台上針鋒相對，在台下情誼篤厚的學者風範！就在這次相聚的過程中，我們與兩位大師締結了珍貴的情誼，遂把握難得因緣，建請雷根教授惠允將其著作中譯，於台灣出版。雷根教授不但慨然首肯，回到美國之後，還抱病為協會居間連繫出版社，讓協會順利獲得了本書版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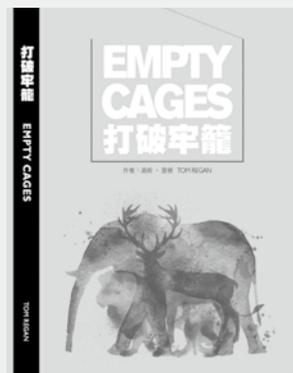
本書的發行，是台灣動保界的一大盛事，也讓全球動保「雙璧」的智慧，得以完整呈現在台灣讀者面前，彌補了協會的十年憾事。謹於序文之末，誠摯感謝本書作者雷根教授，促成本書出版的弘誓學院院長性廣法師、協會理事長見岸法師、副理事長張章得先生與輔大張璵文教授，推動本書中譯的陳若華、林云也、吳奐均與陳悅萱女士，以及擔任編、校的協會秘書長傳法法師與編政工作的吳念誼女士。諸位的無私奉獻，必當功不唐捐，因為本書的發行，讓「還在躊躇不前」的華人，有了跨步邁進動保行列的大好機會！



2016/1/13，于景英樓

關懷生命協會出版新訊

《打破牢籠》



- 作者：Tom Regan
- 譯者：陳若華、林云也
- 出版者：關懷生命協會
- 出版日期：105年1月

本書簡介：

Tom Regan教授依義務論以證成的「動物權」理論，與Peter Singer教授依效益主義以證成的「動物解放」理論，在哲學界與動保界，堪稱「雙璧」！早在1996年，關懷生命協會就已出版Peter Singer教授的《動物解放》中譯本，而今出版Tom Regan教授的《打破牢籠》，是台灣動保界的一大盛事，也讓全球動保「雙璧」的智慧，得以完整呈現在台灣讀者面前！

在這部書中，Tom Regan教授將艱深枯澀的哲學論述，轉換成淺顯易懂的科普文章，將他個人提倡動物權的背景故事，以及動物在人類社會中的悲慘處境，娓娓道來。一方面揭露動物受虐的真象，以敲擊人們的道德感情，一方面駁斥似是而非的謬論，以提供理性的道德判斷。

對於與他一樣是動物權倡議者的人，本書提供了一套心理建設並捍衛理念的「教戰守策」。而對於大多數還在躊躇漸進的人（Muddlers），尚在一步一步、一點一滴地產生動物意識，那麼，請你務必閱讀本書！

佛教的圍牆困境及進入 主流社會的路徑 （下）

■ 王雷泉（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研究所教授）



王雷泉教授代表上海復旦大學與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所簽訂交流合作協約。（92.4.9 檔案照片，左起：鄭弘岳教授、黃運喜教授、羅宗濤教授、王雷泉教授、鄭燦山教授、昭慧法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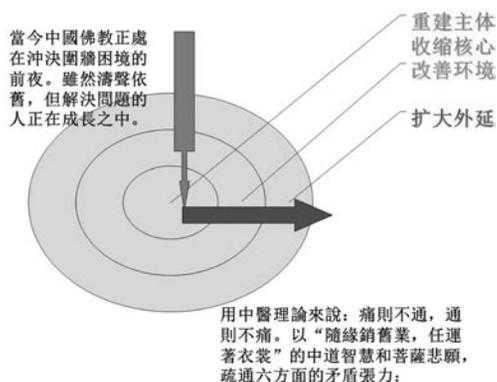
【接續前期】

四、佛教進入主流社會的路徑

首屆世界佛教論壇主題「和諧世界，從心開始」，具有劃時代的哲學革命的意義，恰能對治當前人欲橫流、物質主義盛行的時代病，也最具佛教進入主流社會傳播的可操作性。並從三個維度闡釋佛教改變世道人心的路徑：一、心淨國土淨——人與自然的關係。舉凡資源、能源、環境等事關人類生存的緊迫問題，能夠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二、心安衆生安——人與社會的關係。對於民生、社會穩定、政治體制改革、政教關係，教團體制及居士組織等課題，佛教理應像維摩居士當年「游諸四衢」、「入治政法」一樣，起到化世導俗的職能。三、心平天下平——人與世界的關係。評論和平與戰爭、宗教間對話、文明的衝突與和諧等課題。佛教界可以後來居上，提出自己獨特的觀點和立場。

當今中國宗教發展的不平衡狀態，也催生著佛教醞釀新

的弘傳方式。回顧一個世紀前基督教在華傳教策略的轉變，今日佛教必須高揚佛教智慧和慈悲的核心價值，改變目前的邊緣化狀態，進入主流社會和精英人群中，獲得自己的話語權，以提升社會對佛教智慧的認知，發揮佛教思想化世導俗的社會功能。所以我有十六字的建言：重建主體，改善環境；收縮核心，擴展外延。收縮核心，即確立佛教的主體性和神聖性，並運用統一教會的權威促成四眾弟子對高僧大德的向心力。擴展外延，即按照佛教事業的需要，從信仰層圈出發，向社會層圈和文化層圈拓展，進行多層次、多角度的弘揚傳播。我們需要做的是圖示的紅線部分，即引導社會精英從週邊走入佛教核心，而不



是從核心走向邊緣，造成佛教人才流失，日益世俗化、邊緣化。

當今中國佛教正處在沖決圍牆困境的前夜。雖然濤聲依舊，但解決問題的人正在成長之中。用中醫理論來說：痛則不通，通則不痛。以「隨緣消舊業，任運著衣裳」的中道智慧和菩薩悲願，

疏通六方面的矛盾張力。「六通」，是佛教走向主流社會路徑（見上圖）。

一、政教關係：強調佛教的主體意識。現在做得比較好。佛教在社會中的地位，不僅僅是單純強調佛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而是強調佛教的主體意識，回到佛教了生脫死、弘法利生的宗教本位上。僧要像僧，廟要像廟，不僅是佛教界在講，政府部門也在講。如果說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佛教界和學術界的這種觀念，還是不常見諸公開報導的微弱訴求，那麼在新世紀，強化佛教的宗教品格和宗教歸屬感，不僅是佛教界自身的要求，也成為政府宗教管理部門的施政理念。在信仰層圈，漢傳佛教的一批少壯力量，借鑒藏傳和南傳的修學體系，正在探索佛學修學次第，重建制度和禮儀體系。由此從體達用，為人間佛教在社會的弘揚，打下比較堅實的基礎。

二、學術與信仰的劃界與合作。面對學術與信仰、政治之間的張力，關鍵在於從什麼樣的視角進入。豐子愷是佛教居士，但他為復旦大學譜曲的校歌，旗幟鮮明地在學術、宗教與政治三極關係中，確立大學的獨立地位：「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政羅教網無羈絆。」建立在理性研究基礎上的佛教，正因為是理智的、智慧的，所以才被信仰。現在佛弟子對佛經的解釋系統，其實都是用比量的形式詮釋內在覺悟的現量內容。

為信仰與學術劃界，並不等於設置新的圍牆。正如《金剛經》所說：「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在社會的政治、學術、宗教的不同界別之上，有著更為超越、更為上位的境界。

三、繼承傳統與適應現代社會。人間佛教理論有一個體用關係。體，定慧一體的禪；用，引領生活、化民易俗。化中國、化現代、化生活，是人間佛教的目的和根本。中國化、現代化、生活化，這是人間佛教的路徑和方便。體，即太虛大師特別強調的：「中國佛學的特質在禪」，從道安、慧遠一路開創的中國佛學的主流。怎麼來依體起用，提升社會？兩句口號：覺悟人生，奉獻人生。關鍵是覺悟，然後奉獻給社會廣大民衆。將傳統佛教的一整套修行制度和戒定慧的修行方式，依法如律地傳承弘揚，並把佛教的發展放在高素質的平信徒基礎上。原來單極的寺院佛教，呈現多元發展的趨勢，由此促進中國佛教的平民化、制度化、公益化、國際化。

四、在家與出家和合的教團建設。在組織制度上，明確佛教團體作為非政府組織的定位，成為越來越多有識之士的共識。社會對佛教的需求，使佛教的傳播和教育，衝破了原來僅面向信徒的政策局限。面向社會各種形式的佛教教育蓬勃展開，改善和優化了佛教存在的社會環境。我們要強調教團意識，不要把佛教窄化為僅限於僧團。僧團是核

心，但在現代一定要強調包括四眾弟子的教團，甚至還要注意四眾弟子之外的慕道友，要吸引那些還不是佛教徒，但對佛教有興趣、有好感的教外人士進入佛門。生活禪夏令營，就是在山林佛教與都市佛教、教團建設與社會弘化間良性互動的有力嘗試。

五、大眾佛教與精英佛教的三根普被。生活禪是人間佛教的一種表現形式，也是佛教在當代中國隨緣傳播的有效方式，這種方式能得到最廣大人群的認可。這個人群中有馬列主義者，有受極左思想影響至今仍對宗教存有疑慮的官員，有對佛教教義沒有太多理解只是想過上好日子的普通百姓，有期望改善世道人心的菩薩道行者，一直到最高一層明心見性的禪者。一種好的理論，必須能攝受最廣大的人群，使他們在生活中提升心靈。禪是定慧一體的，提升我們的心靈境界，同時也使我們能夠活得更自在。這樣一種在生活當中修行，在修行當中提升生活的理論和實踐，其輻射範圍是最廣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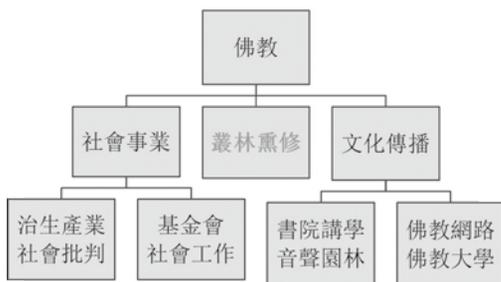
六、佛教發展當中的契理與契機統一。佛教要走出一條新路，根據自己的主客觀條件，善巧地處理世出世間的矛盾，使佛法真正在世間傳播。契理是不變，契機是隨緣。懂得原理，但不看物件，不掌握方式方法，高深的道理沒法傳播。但如果太隨順衆生，把佛法稀釋為小清新式的心靈雞湯或「小資佛

學」，或者裝神弄鬼、渲染怪力亂神，那就背離了真理。

「從網際網路到因陀羅網，從知識經濟到善知識經濟。」我在1999年提出這二句口號，作為今天的小結，也是對佛教在新世紀融入主流社會發展的概括。網際網路的發展，不僅拓展了佛教傳播的影響範圍，亦改變著佛教自身的發展形態。知識與經濟，這兩種巨大的力量，只有在佛教精神的指引下，才能極大地推動人間淨土的實現。

總而言之，佛教是以改變人心而改變世道的。要讓有力量者更有智慧，有智慧者更有力量。這就需要有更多的社會人群掌握佛教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宣揚真正如理的佛法，從而形成改變世界的物質力量。

——原刊於《戰略與管理》2015年第9期



法界出版新訊

104年菩薩戒、三皈五戒講戒MP3



內容簡介：

本開示錄係佛教弘誓學院於二〇一五年傳授在家五戒菩薩戒會時，昭慧法師與性廣法師的講戒實錄。內容有昭慧法師講授《瑜伽菩薩戒本》八堂課，性廣法師講授三皈五戒二堂課。闡述戒律的精神與規範，依於淨戒而發菩提心，以契應「依戒生定，由定發慧」的修行次第。

此中，《瑜伽菩薩戒》出自於《瑜伽師地論》「菩薩地」中之「戒品」，針對戒本中的四重四十三輕戒，昭慧法師逐條解說，連結首尾以綜合論述，並穿插生活與修道的實例，簡別錯繆的「像似正法」與戒禁取見。結合律學原理與實踐體會，指出《瑜伽菩薩戒本》的邏輯周延，比其他菩薩戒本更貼近生活而妥適可行。

性廣法師則為戒子們開示佛法的核心原理——「因果律」，以及受持三皈五戒的利益功德；剴切提醒大眾持戒的心態，應多將心念放在「淨化身心」以長養善根，而不是「避免犯戒」而墮入惡趣的憂懼。

兩位戒師講戒深入淺出，揭櫫佛教戒法趨向圓滿、善權方便的核心要旨與特色，聞之能令學戒者生善法欲、發菩提心，期諸佛子，同霽法益，共沐法喜。

- 主 講：昭慧法師、性廣法師
- 教 材：玄奘奉詔譯《瑜伽菩薩戒本》
- 規 格：MP3 2片，一盒裝
- 訂 價：NT\$800
- 出 版：法界出版社 03-4987325
- 劃撥帳號：15391324 法界出版社
- 出版日期：二〇一六年三月

裁罰不等於報復，慈悲不等於姑息 回應一位慈心佛友（談殺貓外籍生）

■ 釋昭慧



台大澳門僑生虐貓致死引起民衆公憤，民衆在校園附近架起臨時靈堂，悼念流浪貓大橘子。（網路照片）

臉書留言錄（之二八八）

105.1.4

我知道妳的慈心！給那位學生（註1）一次懺悔的機會是需要的，但國家依法行政，司法官依法裁罰，這也還是需要的。否則法律遇到台大人就轉彎，紀律蕩然，不就是「慈悲生禍害」了嗎？

至於「讓那位華僑同學安心的讀完書吧，作一位對社會有用的人才」，這當然是我們的最大期待。但他若不改這種殘忍虐待動物的習性，那麼，他將會是社會上的一顆不定時炸彈。

習性難改，殺習是會從動物延續到人身上的；心理學家研究殺人犯，發現他們幾乎在童年時代都有虐待動物的行爲。因此，強力矯治是需要的，這對當事人才是最大的慈悲，讓他不被惡習之所奴役。

慈心佛友：

感恩師父的回應，非常感恩，那位華僑同學不是千夫所

指，而已是萬夫所指了，某種程度已是付出代價了，大學生代表著其年齡不過也是二十出頭，雖是成年也還是孩子嘛！

弟子懂師父的意思，不以惡小而為之，因此需要強力矯治；但是得理不饒人，理直氣壯，這好像也不符合佛家所講的慈悲本懷。上天有好生之德，不是嗎？不然那位僑生真退學了，就可以平息了衆怒，真的可以解決問題嗎？而那位僑生因此退了學，那他的未來與前途呢？

貓已經走了，真的很不捨；而人還活著，且又年少，未來的路還那麼的長，台大也在積極做安撫的動作，也會做教化的動作的，司法也會有動作的。

台灣現時代已經越來越像國外那樣的養貓養狗，這不是壞事，反而是大家已經把動物當做朋友與家人看待，非常好，值得鼓勵，所以發生這樣的事任誰也不想看到！既然發生了，也無需窮追猛打。反過來看那位僑生，也已淪為人人喊打的老鼠了，難道大家只愛貓不愛老鼠？網路上也有流傳老鼠拜佛的影片，不是嗎？既然老鼠會拜佛，那位僑生也會有佛性的，所以放生不就是此時此刻嗎？

釋昭慧：

請注意：妳越講越遠了，講到老鼠，已不在正題之內了。

上天是否有好生之德，不得而知，但他沒有好生之德則是事實。這與「放

生」與否無關。最少並非主張他判死刑，是吧？倘若連裁罰都不予進行，這個國家將無法無天！至於「既然發生了，也無需窮追猛打」，這話可能有過度廉價的同情。試問：假設被虐死的是一個孩子，妳能講這樣的話嗎？

慈心佛友：

師父，您誤會弟子了，司法當然會有動作的啊，這是必然的，上面有寫。至於理直氣壯，得理要饒人，是回應之前的蓮友。從小就非常愛貓愛狗，就是因為愛貓愛狗，才會希望給予那一隻貓更多的祝福與愛，也希望那一位僑生與貓結一份好緣，不希望結惡緣。佛性人人有之，不是嗎？習氣不好，還是可以改的啊！

釋昭慧：

習性越強，矯治的手段本來就要越剛猛，不宜淪為濫慈悲。妳的說法有濫慈悲的問題。「佛性人人有之」，就不須懲處惡行嗎？倘若這種說法可通，那麼佛陀最不慈悲，他規定重大惡行的僧人必須被驅出僧團。至於「希望那一位僑生與貓結一份好緣，不希望結惡緣」，這得由那一位僑生來決定，第三者的我們只能「希望」，卻不宜姑息其惡。

註1：原常在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一帶出沒的街貓「大橘子」，去年12月28日遭台灣大學陳姓澳門僑生虐殺，引起動保人士群起激昂，並發起連署要求台大予以退學處分。

修習斷緣與爭回公道

釋昭慧

一、修習斷緣的要領：不愛不憎的「捨無量心」

103.2.4

以下我在大年初一晚間的法談片段，感謝于禎同學，記錄為當天的學團日誌。

晚間，昭慧法師與光持法師、簡志華及其令慈、陳悅萱、劉于禎等志工及部分學眾在齋堂法談，談及佛法如何看待心理輔導、在理論與技巧上的異同，及逢逆緣時如何幫助自己跳脫，法師說道：

心理輔導有其優點，透過適度宣洩以排解身心壓力，這當然比擺在心頭傷害身心為佳，但當事人在複述過往的傷痛或憤怒時，心裡不免得再一遍「倒帶」那些憂悲惱苦的往事。這將在業流的滾動中接收「常見」與「我見」，把引生恩怨情仇的我相、人相從過往拉到現今，乃至無止盡的未來。

事實上，個我與他人皆為「一合相」，不斷在五蘊中聚散，於生死中重新排列組合，成為相對穩定的生命體。只要對一合相的個我與他人有所執見，情緒不斷延伸，那麼來生還是會再會遇。

因此若以佛法的角度來作心理輔導，其解決之道是：以「四念處」來超越身心的苦厄，練習作為「旁觀者」以覺知：只要憶念起某一過往的人事，當下會對自己的身體產生何等效應。這時就會覺察：所有憶念過往的負面情緒，其實都在嚴厲地懲罰著自己的身體。從而在身、受、心、法階次增進的念住中，印證「諸行無常、諸法無我」，超越那些憂悲惱苦。

接著法師以自己的人生體會，講解身處逆緣的解決之道：

在逆緣中，若自覺無法幫助對方向上提升，甚至還會受到對方負面情緒的連累，就該修習「斷緣」，內心不再繫著於對方，從此在心理上不再和他會遇。佛說「愛、取」產生業行，從而生死輪迴。

要知道，心念繫著順境是「取」，而繫著逆境，必欲除之而後快，其實依然是「取」。喜歡也是取，厭惡也是取，因為在推開某一對象之前，必須靠近對象才能推開；所以，認真痛恨對方並且繫念不捨，依然是「取」，如此的業力牽引，自然會促使雙方未來再度碰面。因此，若無法幫助對方，就應修習「捨心」，不喜歡他，也不痛恨他，久而久之，與對方斷緣以後，雙方也就不再會遇了。念念如此面對情境，就是在修習不愛不憎的「捨無量心」，這才能終止

「愛、取、有、生、死」的輪迴流轉。
一場饒富意義的法談，令學眾們宛如醍醐灌頂，受益無窮。

103.2.5

二、修習斷緣與爭回公道

續前文〈修習斷緣的要領：不愛不憎的「捨無量心」〉，回應王敬凱臉友之提問如下。

問：

那請問師父，若是受害者，該爭取自己的權益嗎？例如申訴、求償或提告，還是就當作是果報，而不去主張權益呢？感恩！

答：

受害未必是果報，很有可能是害人者正在製造惡因！

至於是否該爭取權益或申訴、求償或提告？若這麼做對自己的身心有益，或對事情的發展有益，或對對方有增善制惡之益，當然還是可做！但若對自己無益，或對事情的發展無益，或對對方並無增善制惡之益，亦可選擇放下！因此這要視該個案的因緣條件而作精密深刻的評估，不應設定標準答案，而是要依「中道」智慧來作選擇！

問：

法師您好：謝謝您的答覆，我的疑問在於，申訴、爭的過程中，自己必須去重新說明一次被害的經過，就是您先前說的「倒帶」一次，其實也是對自己的一種傷害，但申訴的結果，有可能因對方

勢力大、關係好，或是會辯論，結果還是失敗。所以我才會很難判斷，到底是「放下」好，還是「去爭取」好！像對於這種惡人，是趕快遠離他，還是要給他一點教訓呢？如果什麼都「放下」，會不會將來有一天會後悔！謝謝您！

答：

因此就得case by case，衡量怎麼做來得好！既作了選擇，就不要「後悔」！

「法無定法」，我也曾爲了教訓某人，讓他體認國法昭彰，要制止其繼續造惡文字業，而將某人告到地檢署！但是我也必須要在對方於庭上，無所不用其極以羞辱我時，一笑置之而毫不動怒，這場遊戲才玩得下去！否則對方還沒垮，我豈不是先被氣垮了呢？

我的目的主要是要，讓對方體驗一下接受傳票與跑地檢署的苦感，在訴訟過程中，獲得最基本的人權法治教育。此一目的達成即可，不必求「贏」。我可以在法庭遊戲人間，但沒時間長期奉陪對方玩那長達一、兩年的官司遊戲。因此在對方被檢察官起訴之後，我竟然在法院幾次開庭之後，自行撤告。連法官都很驚訝，勸我再考慮，提醒我這是我的權利。但我坦然回應法官：我不願意浪費公帑，不願意讓司法官爲此事耗費寶貴時間。

因此每一個案，每一階段該怎麼做，都要超越自己的「不甘願」，來作各方面的損益衡量，而不是尋求一個標準答案！



庵門常掩，未忘世上苦人多

／實用主義的宗教觀

■ 林建德（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星雲大師曾在文章中表示印順導師對佛學的理論、對佛教的看法都很精闢，但對於他個性太過謹慎，不肯為眾服務，覺得不以為然；認為他還是原始佛教的性格，不像中國大乘佛教，具有菩薩開展的精神。

星雲大師語句委婉，僅說導師是原始佛教性格；但如對佛教語彙稍感敏銳，其所謂原始佛教，若直白的說，不外是聲聞佛教或所謂小乘佛教。

星雲大師在佛教界的貢獻，特別是文教方面的貢獻，身為佛弟子的我們當是深深感恩；但應也有必要認識印順導師的思想和行誼，其中還包括「士大夫」（讀書人）生活模式的認識。

古人說「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如此不是只有開疆闢土，建道場、蓋大廟等，才是度眾生，才叫做行菩薩道。

一如玄奘大師一生取經、譯經，功德無量。雖然盡是在文字和思想中著力，但說他是中國最偉大的僧人（之一），沒有人會否定的。更早的印度論師如龍樹、提婆、無著、世親等人，也都是以精湛思想，在印度歷史（不只是佛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但能否說這些高僧都是原始佛教性格？

印順導師曾根據古說，把佛教的出家人分為「修證」、「學問」及「興福」之三類，而他明顯屬於「學問」一類。這若對比於「三不朽」，或可說「修證」是「立德」，「興福」是「立功」，「學問」是「立言」。如此，每一種出家人的修學法門和生活型態不盡相同，不能以A要求B，以B要求C、以C要求A等。

學問為主的僧人或讀書人，往往深居簡出，長時間獨處，耐住寂寞；如史傳描繪宋儒張載斗室成學的情景——「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

亦未嘗須與忘也。」——終日與書爲伍，思考、閱讀和寫作，夙夜匪懈地爲學、爲道。

「菩薩爲衆生學」，這是印順導師常說的一句話，在他著作中所流露的菩薩情懷亦躍然紙上。可知，庵門雖常掩，卻未忘世上苦人多；或者說，正因爲世上苦人多，而庵門常掩。

學問僧的修道生活，有別於其他兩類的出家生活，實不需以一類量測另一類，而應是相互尊重、相互欣賞，佛教的前景才會更燦爛、更有希望。

實用主義的宗教觀

對一個信仰實踐者而言，宗教信仰沒有真假、對錯、是非、好壞等問題，主要是適合不適合、受益不受益，以及實用不實用等問題。

如不管眼前是否是一張桌子，對於一個久站腳酸的人而言，當他坐在桌子上停歇，那這桌子就是一張椅子；相對的，不管所見的是否是椅子，當一個人坐在地上把稿紙放在椅子上書寫，那一張椅子就成了桌子。因此究竟是椅子還是桌子，與其關心真與假，倒不如多注意它正如何被使用著。

雖然客觀而言，桌子是桌子、椅子是椅子，或者說桌子不是椅子，椅子不是桌子，兩者不可混淆；但以需求和實用角度來看，沒什麼不可以，桌子可以當椅子用，椅子也可當桌子用，可靈巧

變通而善盡其用。

這樣的實用論，應也符合佛教性空論的立場，因爲本來就沒有椅子和桌子的「自性」，一切都是方便施設，一切皆是假名安立；而且正因爲「空無自性」，所以桌子可當椅子用，椅子可當桌子用，如《中論》所說：「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如此，這空性論暨實用論之主張，可說是某種形式的反本體論（anti-ontological），即事物之存在本體並不重要，當在意的是其功能和作用。

宗教命題沒有絕對的真與假，去論辯宗教命題之爲真、爲假，對信仰者而言並無必要，而當關注有用無用。當一個人能夠「藉假修真」，從假的信仰中得到真的快樂，這樣假的信仰還能說它是假嗎？相對的，一個堅信爲真的信仰，卻給自己帶來更多煩惱，這樣真的信仰反而才是假的。

總之，就宗教信仰而言，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立場當是可取的，一如William James等人所主張的實用論者的真理觀（pragmatist theory of truth），即凡是有用的就是真的——如「上帝存在」、「佛性本具」等語句之爲真，在於它能使人從中受益而得到實際效用，反之爲假。



airiti

來自巴黎的知識饗宴與輿情反思

汲喆教授演講札記

■ 釋昭慧



玄奘宗研所邀請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汲喆教授作專題演講，昭慧法師主持並全程聆聽。(104.12.16)

臉書留言錄（之二八六）

104.12.16

下午，汲喆先生（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博士，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中國研究系副教授），在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帶來的精彩演講，是「後89時代中國大陸的政教關係」。

在玄大咖啡館茶敘時，汲喆教授提到：前幾天（12/13）法國舉行第二階段地區選舉，原以為經過巴黎恐攻之後，極右翼政黨可能會大勝，沒有料到：法國選民竟然冷靜而理智地維持了他們一貫的信念，右翼政黨竟然未在任何一個地區獲勝，全面敗北！

可敬的法國人民，其心理素質如此之高。在恐攻陰影下投票，竟然拒絕仇恨與排外，堅守崇高的價值信念。想想看，只不過因美國歐巴馬總統提到台灣參與反恐，就已在台灣媒體與網路上掀起唱衰與驚恐情緒，對歐巴馬的褒揚，相當敬謝不敏；在此同時，直接受恐攻之鉅大災害的法國民

眾，卻依然在死亡陰影下，用神聖一票展現了他們對中東難民的人道關懷，對自由民主的堅定信念，這豈能不令吾人肅然起敬，愧惡有加？

敬佩之餘，回來查索相關新聞報導。原來這是法國襲擊事件後首次地方選舉。首輪投票的選前民調已經顯示，巴黎襲擊事件之後，極右翼政黨「民族陣線」（The National Front）的支持率增加4到7個百分點。首輪選舉中，極右派國民陣線在13區有6區處於領先地位，讓傳統兩大黨社會黨與共和黨備感壓力。

首輪投票結束後，民族陣線領導人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還在向支持者發表講話時聲稱：選舉結果表明，民族陣線成爲法國「無可爭議的第一大黨」。（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5/12/151206_french_vote_fn）

然而於本月13日進行地方選舉的第二輪投票，出口民調的民族陣線支持率

卻下滑至第三名，投票結果，民族陣線在全部13個大區均落敗，BBC甚至以「被擊潰」來描述選舉結果。（<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1214001243-260408>）

這則新聞在台灣，似乎完全沒受到關注。因此法國此次的第一輪投票，只見BBC的中文網報導。至第二輪才有中時聊備一格。

台灣的淺碟媒體文化，似乎只對灑狗血、開黃腔的芝麻綠豆大事兒，不厭其煩地孜孜樂道！所有媒體一律「小報化」。國際新聞往往聊備一格，而且一以貫之的態度就是：只關注哪裡有血腥事端，至於後續的人文關懷，則大體付之闕如。

倘若找不到血腥或色腥事端，用來炒作新聞，媒體從業員也一定會爲了衝點擊率，而找幾個替死鬼，運用危言聳聽的標題與羅織成罪的報導，將這些替死鬼充分妖魔化，讓他們成爲人民公敵，被判以名譽死刑，永世不得翻身。嗚乎哀哉！



玄大宗研所邀請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汲詰教授作專題演講，約25人到場聆聽。（104.12.16，前左起：悟殷法師、昭慧法師、汲詰教授、林碧津教授）

談「僧事僧決」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師生來院參訪記

■ 釋昭慧、釋傳法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師生來院參訪，在嵐園與昭慧法師座談。（105.1.15，左起：陳士齊教授、陳成斌教授、昭慧法師、關啓文教授、吳有能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系主任關啓文教授暨吳有能、陳士齊、陳成斌教授，帶領師生一行30人，組成台灣大選參訪團，於1月15日下午三時參訪本院。先由知客心謙師父導覽參觀校園，接著在嵐園觀賞本院簡介影片，隨後與昭慧法師進行座談。

吳有能教授先開場白，向學生簡介法師，反八敬法、反核、提倡動物權，透過社會運動改革社會與佛教，勇氣與智慧讓他無比敬佩。

昭慧法師先致歡迎詞，接著概述她踏入社運的因緣——剛開始是因為向侮辱佛教與僧尼的媒體與藝文人士展開抗議行動，由此展開系列護教運動，後來得到老包寫文章支持，因其引介而結識施明德、林義雄、陳菊、葉菊蘭等民主運動先驅，由於社運理念接近而成爲夥伴，共同參與人權、反核、反賽馬、反賭等運動。社運與政治是不可二分的，民主運動的前輩已開闢了一條道路，面對社會諸多苦難與不公義，社運是在挑戰利益團體的偏見與歧視，是另一條濟世利民之道。

接著座談會中，師生陸續問到頗爲深刻的問題，包括：

如何從事社運的跨宗教合作？香港佛教界面對醜聞與社運之爭議話題時，所端出來的佛言佛語（如：應該放下，不要執著；一切無常，無須從事改變社會的努力；居士不應過問僧人事務（指醜聞）……等等）是否合乎正理？

法師也逐一作了誠懇的回答，並且直指那些冠冕堂皇之佛言佛語，背後所隱藏的是「色厲內荏」的根本問題。法師提到：

華人政治向來視宗教為穩定政權的工具，一旦該宗教形成了政權的威脅，政權對宗教絕不手軟。不喜宗教涉入政治，這已是華人社會的共同意識，宗教只好跟政治人物保持良好友誼，也就缺乏挑戰當權者以改變社會的努力。

面對宗教醜聞而加以掩蓋，雖說為了避免影響社會對該宗教的信心，但如此反而讓邪惡者肆無忌憚。

至於以佛言佛語叫人放下、不執著，最可恥的是：攸關自己利害的事情卻放不下。以「放下、不執著」之類佛言佛語，合理化其姑息養奸的心行，不但對不住宗教醜聞中的受害者，長久來



臺下的香港大學生專注聆聽。(105.1.15)

說，對佛教是更為不利的。

有學生問到，在對立與衝突的社運張力下，如何從宗教智慧中尋求心靈的寧靜？法師回應道：

每一個過程都很艱難，最艱難的是社會成見，敵人不明確。憤怒的力量是一種可以操作的力量，激起群眾對某人或某一團體、某一族群的憤怒，確實可以用來打倒權力競爭的對手。但請小



香港大學生品嚐豐盛的素食佳餚，讚歎比葷食還美味。(105.1.15)

心，不要落入其中！因為這樣激盪出來的共業，其後果往往不是我們可以承擔的。

從事社運，先了解我們自己不是救世主，不用期待每項運動必然會有好結果，我們只是盡己所能，讓自己的生命不要空過；做過了就放下，不要再多去回想，更切忌以負面情緒來傷害自己。

《金剛經》云「以無四相而修一切善法」：

「無我相」，毫不介意個人的利衰毀譽。「無人相」，絕不憂讒畏譏。「無眾生相」，雖千萬人吾往矣。「無壽者相」，毫不介意未來是否能獲致善報。「無我相」，心中沒有「為了自



晚餐後在無諍講堂合影留念。（105.1.15，前左三起：吳有能教授、關啓文教授、昭慧法師、陳成斌教授、陳士齊教授）

己」的私念，任何負面能量皆無法傷己。「無人相」。也就沒有要對付的敵人，憤怒就失卻對象而無從升起。

座談大約近五時結束。晚餐時，吳教授繼續問法師有關居士不應過問僧人事務（指醜聞）的問題，法師進一步說明：

聲稱「居士不應過問僧人事務」，這是對「僧事僧決」的扭曲詮釋。

「僧」即出家者組成的團體；佛陀倡議直接民主，僧團全體成員共議內部事務，不宜由少數人壟斷，這就是「僧事僧決」的要旨。這在民主社會，只是社團常識而已，就如國民黨的政策由國民黨員（或黨代表）議決，民進黨的政策由民進黨員（或黨代表）議決一般；但「僧事僧決」絕不應拿來阻絕居士建言，就像國民黨或民進黨依然得面對外界的評議，虛心接受、改進，或是作出負責任的回

應。若連居士的善意勸諫，都要如此倨傲防衛，將得面對更為嚴峻的社會反撲！

佛陀從未說：出家人的事，居士閉嘴。相反的，佛陀在世時，只要有居士譏嫌某一僧人的言行，佛陀不但立即當面調查，嚴加處分，而且往往為此立下戒規，制止所有僧人爾後產生類似作為。

倘若對居士的善意勸諫都不聞不問，或是採取如此高姿態的身段，來向居士擺譜，那恰恰是佛陀顛覆的「婆羅門至上主義」在死灰復燃。因此我常稱這些高姿態對付居士（或女性）的僧人，為「新婆羅門族」。（參閱昭慧法師臉書留言錄）

晚餐後，在寒風細雨中，來訪賓客驅車告辭離去。他們將到台北市，去親臨並體驗一下總統候選人造勢活動的盛大場面。

正靜清虛圓

周渝老師蒞院演講記

■ 吳曙帆、釋傳法



「宗教文化與生活藝術」系列講座第五場公開講座，紫藤廬創辦人周渝老師專題演講：「正靜清虛圓——談茶生活中的修行」，假本院無諍講堂舉行。講畢，玄大宗教與文化學系師生與周渝老師合影。（104.12.12）

12月12日下午，玄大宗教與文化學系「宗教文化與生活藝術」系列講座的第五場公開講座，紫藤廬創辦人周渝老師的專題演講：「正靜清虛圓——談茶生活中的修行」，假本院無諍講堂舉行。

中午十一時許，周渝老師提早來到，與昭慧法師、林碧津老師共進午齋，相談甚歡。餐後周老師到無諍講堂勘察場地，對於學院的用心安排，很感歡喜。

下午一時十分於無諍講堂，準時展開專題演講，有112位學員報名聆聽。本場演講是「宗教文化與生活藝術」系列講座的第五場公開講座，由林碧津老師悉心策劃。昭慧法師親自擔任本次講座的主持人，並高度推崇周渝老師，曾投入爭取自由、民主的反對運動，又恬然提倡不與人爭的茶文化。在狀似矛盾的運轉機制中，以「太和」的茶哲學作了統合與貫通。

紫藤廬位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上，是一具有歷史記憶的文化古蹟，創辦人周渝先生，自小淫浸於文學、學術等人文修養，三十餘歲後投注於漢文化的傳承與再創造工作。



周渝老師分享他三十多年來與茶相遇、相知的生命經驗。(104.12.12)

1981年首創結合生活、藝術和文化的茶藝館——紫藤廬，是台灣第一所茶藝館，也為早期政治異議、前衛文化及藝術工作者，提供一棲身之所，是文化界著名的人文道場。

在本次演講中，周老師分享他三十多年來與茶相遇、相知的生命經驗，融通儒、佛、道哲思的茶文化觀，以「正靜清虛圓」五字總括其內涵。演講以磨墨的動作開始，旁邊雖放著白板，老師卻以毛筆在宣紙上隨興揮灑，再將之貼



周渝老師介紹茶會器皿的用法及意義，還分享珍稀好茶。(104.12.12)

在白板上，筆意瀟灑自如，神情專注祥和。老師說他沒有特別臨摹過書法，他認為文字本從象形演變，是一種意象的符號，傳達、溝通意思即可。

接著他從自然生態茶和有機茶開始說起，分析：好的茶來自好的環境、烘焙的用心，有著茶農的心血澆灌。雖然單價較高，但只需少量就能泡出散發大自然生命的味道，不僅不會有農藥、化肥的問題，更能順氣清神，裨益身心健康。



演講結束後合影留念。(104.12.12，前左起：林碧津老師、昭慧法師、周渝老師)

介紹完茶生產的過程後，老師分享茶會所使用到的器皿，介紹其用法及意義。老師自己還命名了一些器品，這也延伸到文化創新的議題。他認為，「創新」來自於個人的內在、專注於眼前所投入的領域，從不斷的實踐中產生自信，就會有一方屬於個人的天地。而飲茶不僅是個人的世界，也藉由泡茶和各種人相遇。茶是很公平的，不論貧富貴賤，任何人喝到都是同樣一泡的茶滋味。因此茶主人的功力，就是讓同樣喝



周渝老師的演講非常精彩，共有112人踴躍聆聽。（104.12.12）

茶的人，都能因為主人的修養，而受到感染、而心神凝定，這就像佛教中大乘菩薩的精神。

周老師是一位謙虛內斂的長者，散發著濃厚的文人與哲人氣質，他的茶生活美學，展現了和諧而有生命力的宇宙觀與生命哲學。老師特別帶來頂級的一葉茶、五十年老普洱茶，無私地與大眾分享。大家如獲至珍，細細品味，深感身心舒暢，紛紛感謝老師的慈悲分享。

昭慧法師於結語時，推崇周老師從「茶的分享」所流露「兼善天下」的胸懷，並提醒大家：周老師既帶來豐盛的「法布施」，又捎來頂級茶的「財布施」，正是大乘菩薩的檀波羅蜜。吾人受施之餘，別忘了學習這種無私利他的典範。

最後半小時，老師回答學員的問題，演講到五時準時結束。大寮煮了美味的麵線羹與豐盛菜餚供眾，周老師與昭慧法師用過晚餐後，告辭離去。

本次講座，有來自成都的鄧奕、龔秀君、宋蓉莉、蘇遠怡等四位茶友。她們是周渝老師的「粉絲」，本次特別來台，就是為了要拜會周老師。她們在紫藤廬拜會周老師後，得知本次講座訊息，特從台北趕來聆聽，並且向周老師獻上一束鮮花致敬。



道在屎尿：老病照護經驗分享

■ 釋昭慧、釋明一



昭慧法師到新店慈濟醫院探望知光師公。(104.12.27, 左起：德發居士、心慈師父、明一師父、知光師公、昭慧法師、心皓師父)

104.12.22

一、誰比較莊嚴？

下午開完會，辦公到一段落，趕在塞車時段前上路。到新店慈濟醫院探望知光師公（我的95高齡老母親）。

晚上，發心看護師公的明一、紹玄師父將師公扶起來，助她站立在窗沿，請她看夜景——病房窗戶正對著101大樓。

她本來說「不要看」，我告訴她：「這是復健，看101不是重點，但前月以來，您因牙齦傷口感染住院，全身攤軟無力，以致無法自主坐、立。現在開始，您要逐漸恢復自己坐、立、行走的功能。」

她聞此語，立即用力挺直身子。如是總共站了三次，每次約持續5分鐘。看她如此認真、努力地面對衰病的處境，真是佩服。

坐著瞰望窗景時，明一師父為我們拍照，我給她看相片，說：「師公您看，您的相貌比我還莊嚴啊！」

她笑得好燦爛，說：「這怎麼可能，我快要100歲了，妳才50幾歲！」



昭慧法師到醫院探望師公，扶著師公眺望101大樓夜景。(104.12.22)

我說：「就是嘛！50幾歲的還沒100歲的莊嚴啦！」

104.12.24

二、最喜樂的平安夜

12月23（前）日上午，醫師為知光師公（我95高齡的慈母）拔導尿管，並作膀胱鏡與腎臟超音波檢查。這導尿管已佩戴在她身上將近20天了。醫師在她膀胱裡灌水測試漲尿情形，回病房後，師公立即排了130cc（的清水），接著整天沒有排尿。

醫師說，當晚至翌日8點是關鍵期，若不排尿，超音波二度檢查恐不樂觀，若有甚多餘尿，得再插回導尿管，

以免如前次那樣腎臟積水，有感染或腎衰竭的危險。

當日我從早到晚，公務行程滿檔。晚上回到宿舍，致電心慈師父，得知現況後，內心非常焦慮，想趕緊開車北上，去新店慈濟醫院幫她按摩膀胱經。感謝幫忙看護的湘雲體諒，她怕我新竹、台北兩地跑，舟車勞頓，第二天早上又要上課，恐精神不濟，於電話中請我不要過來，只要教她按摩方法即可。我於電話中教她之後，她立即以精油為師公按膀胱經。按畢果然生效，師公終於尿了30cc。湘雲一整晚為她按摩，簡直是累癱了！

24（昨）日早上，師公又尿了30cc，排尿量依然不理想。醫師原訂8點以超音波檢查餘尿，上午，醫師決定再延至12點，並告知心慈師父與湘雲：若仍未排尿，建議我們讓她插入導尿管。



知光師公與昭慧法師、阿芷闔家合影於瑩恩樓外廣場。(104.12.20)



知光師公出院之前，喬麗華主秘（右）與醫護人員再次前來探望。（104.12.10）

他知道我對師公長期以導尿管與尿袋隨身的焦慮感，請她們轉告我，這回可使用新型的，較短的導尿管，這種導尿管不用接尿袋，比較不會累贅，而且可用蓋子拴緊管口，2-3小時打開一次給師公將尿導出，一支可使用半年。

我黯然接受了這個較為妥善的可能方案，但心裡仍然非常掙扎，因為，這次一旦插入了導尿管，那麼，讓師公「自然排尿」的機會就遙遙無期了。難道高齡95歲的她，在有生的餘年，都必須掛著導尿管在身嗎？

中午，我越想越不捨，開車於高速公路時，致電心慈師父，要她懇請主治醫師再給師公一個機會，再觀察兩天。我請她說明：

1、師公現在已有排尿的改善跡象，至少已尿60cc，我們不要過早放棄讓她自然排尿的機會。

2、師公自10月下旬因牙齦戳破，感染而住院治療後，因全身癱軟而下床

不便，被包上紙尿布。但她很有潔癖，非常抗拒在紙尿布裡排尿，因此月餘以來，她長期憋尿且不敢多喝水。這可能才是她第二次因嚴重便秘而住院治療時，被檢測出「腎積水900多cc」的原因。

3、11月22日，師公第一次出院後，因藥物副作用導致全身水腫，我不得不決定暫停給她用藥。那段期間，她只要坐馬桶，排尿量就很多，因此眼前排尿困難，除了憋尿的心理因素，或亦有藥物副作用因素，未必全因膀胱老化使然。

我的電話打來時，醫師與護士都已進入病房，準備給她插上導尿管。感謝醫師慈允了我的請求，讓師公持續接受住院觀察。

不用插管，這使得師公心情變得很好，中午，慈濟曾美玉師姐帶來她特為師公烹煮的麵線羹，她竟然吃了兩碗，這是她10月臥病以來進食最多的一次。



知光師公住院七天期間，仰賴李湘雲居士的照護。師公握著湘雲的手，跟她表達感謝之情。（104.12.9）



師公出院前，泌尿科謝政興主任醫師（左）前來探視。
（104.12.29）

下午，心慈師父與湘雲推著輪椅，帶她逛8樓的空中花園與地下一樓的餐飲區。傍晚7:30，她終於排了80cc的尿液。

平安夜大塞車，晚上我趕到慈院時已8點多。晚上9時，明一師父與湘雲扶師公起身排尿，竟又排出60cc。

接著我為師公作全身的精油按摩。大約按摩了1個小時，按畢，三人快手快腳幫她用熱毛巾擦除精油並熱敷全身。緊接湘雲扶抱她起來坐馬桶，果如我之所料，經過這番「土法煉鋼」的舒緩芳療，師公竟又排尿100cc！這是拔導尿管將近兩天以來，最高的排尿紀錄！接著她又喝了120cc天茶。

回想起來，中午在高速公路上那通打進病房的及時電話，確實為師公爭取了一個奮力與命運拚搏的機會。

莊子說：「道在屎尿！」信然！從師公於10月18日因假牙鐵鉤戳傷牙齦，10月下旬因傷口感染而第一次住院，不

久後包上尿布。這兩個月以來，務公之餘，我滿腦子想的，盡是「屎尿事」！

先是擔心師公包尿布會導致她憋尿，第一次出院後，好不容易她胃口轉好，願意進食了，接著又擔心她嚴重便秘的現象。非常感恩台北慈院趙有誠院長，他於11月4日中午為師公看診之後，立即安排她第二度住院。這次住了8天，便秘問題獲得大幅改善，並且在超音波檢查中，發現她腎臟積水900多cc，即時為她導尿（也因此，她開始戴上導尿管與尿袋），使她得以平安康復，順利出院。趙院長與醫師們「視病如親」的慈悲心，讓我深深感恩，感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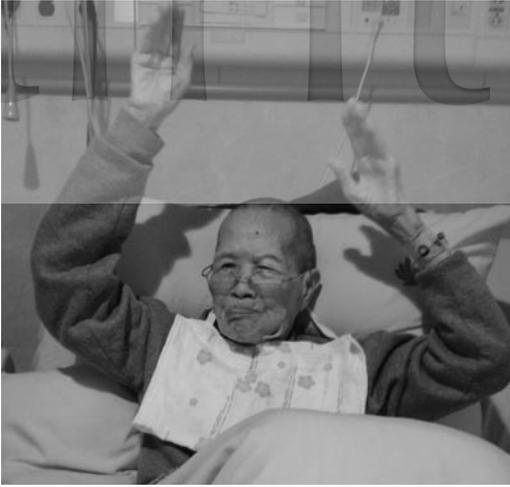
出院之後，我嚴重關切師公身上業已戴了將近20天的導尿管與尿袋，深怕不慎感染，又恐她戴久了失去自然排尿的能力，因此上週六晚間，我懇請喬主秘幫師公安排第三次住院，以「拔除導尿管」為理想目標。週一（12月21日）下午住進病房之後，經過一連串檢查，終於在週四的平安夜，因前後80與100cc的排尿量而乍現曙光。

這真是令我們雀躍的好消息，這個夜晚，真是我生平最喜樂的平安夜！

104.12.25

三、好消息大放送

明一師父從台北慈院，一早就陸續line來四則師公的最新消息與多張照片：



師公晨間運動，舉手六次。(104.12.25)

——好消息大放送，今日早上師公自行解尿200cc，普天同慶！與大家分享。
 ——早上院長、主祕、護理長、白衣大士來關懷師公。超級感恩！
 ——師公的早餐是一顆地瓜，及一杯150cc的香濃咖啡，師公吃得津津有味。
 ——師公晨間運動，舉手六次。

圖文並茂，可惜沒照到趙院長、喬主祕、護理長與白衣大士前來關懷的畫面。

哈！這就是資訊科技與網路社群的貢獻——看護師公的學衆，竟然成了無比熱情的小記者，而且個個都是超級寫手，隨時向關切師公的全體學衆，放送即時報導與最新畫面！

有人說，手機世代與網路社群讓人勤於泡在虛擬空間，人際互動更感疏離；我卻深深感覺，手機的易即性與網

路社群的及時性，讓我們可以更為緊密地相互連結，乃至「千里共嬋娟」！

104.12.26

四、我又不是「沙鼻牛」！

清晨趕到台北慈院，知悉師公已於昨晚三時半主動說有尿意，要起來尿尿。尿了150cc，餘尿只剩100cc。顯然比起前天與昨天的餘尿，動輒2-300cc，大有進步。

我趕著來，是要為知光師公「土法煉鋼」全身芳療，特別加強疏理膀胱經，好讓她更能排尿。

老人家氣血漸漸帶起來了，紅光滿面。湘雲用客家話逗她說：

「師公，您看您紅光滿面，皮膚光鮮，像十八歲的姑娘啊！」

師公笑得好開心，說：「我又不是『沙鼻牛』！」

我聽得一頭霧水，不知啥是「沙鼻牛」。師公解釋說：

「家鄉（師公的家鄉在梅縣長沙墟）牽牛做田，用鼻環套住牛鼻子，不



學衆一起到慈濟醫院探望師公。(104.12.25)



兩位可愛的白衣大士來探視師公。(104.12.28)

然你以為牛會乖乖作糞嗎？」

我回來查了客家諺語，原來它已引申為「喜歡出風頭的人」。難怪她說自己不是「沙鼻牛」。

湘雲繼續逗她說：「師公，那我來做您的『沙鼻牛』，給套住為您作糞，好嗎？」

師公說：「不行，鼻子難不成不是肉？會痛的！」

講完她越想越好笑，笑不可抑。心慈師父、湘雲跟我也被她那童子般天真可愛的表情，逗得哈哈大笑。

病房裡傳出陣陣笑聲。

由於張新鷹教授與王亞軍賢伉儷將於中午蒞院，緊接著將近十一點，我趕回桃園觀音，師公則被送到二樓照超音波看有無餘尿。臨行交代心慈師父：

「不論排出多少餘尿，請醫師再給她兩天機會。我發現師公生命力很強，而且越來越好轉。如果買導尿管塞子（一支一千多元）還要花個兩、三天，就先訂購，等塞子來了再說。倘若塞子

用不上，就給需要的病人。」

剛才致電問超音波檢查情形，這回餘尿200多cc，但是感恩謝政興主任，他慈悲地答應了我的要求。昨天下午他還在電話中花了好多時間跟我解釋不放導尿管的利弊得失，本以為說服了我，沒料到我還是不死心，請他再延兩天。

非常感恩慈院的大醫王與白衣大士啊！



湘雲帶師公到新店慈濟醫院B1逛逛，在自助餐檯，師公親自點餐。(104.12.25)

104.12.26

五、有客自遠方來

中午，從台北慈院兼程趕回學院，迎接來自北京的摯友——張新鷹教授與王亞軍女士賢伉儷。結果他們比我還先抵達學院。

午餐之後，請兩位友人略事休息，我則上樓找幾張上午心慈師父為師公拍的照片，快快地寫了一則師公的經典趣事：「我又不是沙鼻牛！」連同照片po網分享臉友。

兩點以後，三人在嵐園悠然茶敘，



來自北京的張新鷹教授偕夫人王亞軍女士來院拜會昭慧法師。(104.12.26)

彩虹為我們拍照如上。

104.12.26

六、本日，知光師公奇跡般地好轉起來

(延續下午敝人於FB分享之〈我又不是「沙鼻牛」！〉，整理晚間Line的即時報導如下)

18:11明一師父報導：黑糖薑汁地瓜餐

自製黑糖薑汁地瓜湯是師公直讚：「有薑好吃，好吃，真好吃」得意的晚餐。瞧！一碗吃光光。

師公說：要用助行器自己走一走，走了5分鐘。讚！讚！讚！

19:42

師公好了不起，要心慈師父與我拿助行器給她，讓她下床走，一拿到助行器，就說：「不是我的。」辨識力超強，一站起來，就一步接一步都沒有停下來走到床窗前，前後有五分鐘，真是太大的進步，太令心慈師父與我驚訝了。請心慈師父協助錄下來與大家分享。

今天的改變實在太大了，一定是法師祈願感應所致，太不可思議了。

(昭慧補充：師公主動要助行器。自10月下旬住院後癱軟在床，包尿布以來，第一次看到師公自己站起來。)

17:52-59 明一師父報導：

現在師公坐在窗前身著北極裝休息。

師公正與心慈師父說著「沙鼻牛」的故事。

17:59

今晚師公心情超Hi的，一直開心的與我們說著以前的許多往事。

20:20

師公6:30自動要求解尿200cc。

21:12

剛才餵師公吃藥，配開水送服，老人家超配合的，喝了20cc，師公接著說：「喝這個沒營養。」照顧師公以來，請她喝白開水，只要喝一口，她一



師公主動要求起身走動，明一師父在後攙扶。(104.12.26)

定馬上用手推開，現在居然欣然接受，真是太大的改變了。

22:36

剛才，師公再次要求解尿，師公自行解尿後，再請師公站立起來兩次，由心慈師父協助按壓下腹膀胱處。共解尿150cc。

22:52

師公整個晚上神識清醒，問她幾次會餓嗎？要喝營養粉嗎？她清楚回答：「不要養成吃點心的習慣。」躺下來時，發現她都沒睡著，問她為何不睡啊，她神回答說：「不用睡太多，我是躺著養神。」

整個晚上師公都安靜的休息，但還沒睡著，跟之前照顧她時，常有不安的情形相比，今晚與我們的所有對話，感覺改變實在是在一夕間，太神奇了。也為師公化被動為主動的種種行為，感到師公一定可以很快好起來，恢復健康。

23:02-08 明一師父總結云：

今天自早上4:35-22:30師公喝進的流質630cc，排尿480cc，相減還有150cc。但餘尿應小於此數。

共排尿三次，為130，200，150cc。
今日報導完畢。

以上，看護知光師公兼小記者之弘誓監院明一師父、弘誓出納心慈師父報導、攝影。

師公的鉅大轉變，深深感恩的，首

推「視病如親」的台北慈濟醫院趙有誠院長，以及慈心會診的謝政興醫師及其他大醫王，還有愛心護理的白衣大士！還有居間成全師公第三次住院的喬麗華主秘，以及美娟助理、醫院眾多愛心志工。沒有他們的慈悲護念，師公不會如此奇跡般地好轉起來！

證嚴法師以她的大慈悲與大願力，不但帶領著慈濟人，庇蔭天下苦難蒼生，竟也庇護了知光師公與弘誓師生、學眾！這一切恩情，我將永銘在心！



師公精神好轉，下樓到慈院地下樓餐飲區逛街，途中與慈濟師姐們合影。（104.12.25，前左：長照員李湘雲居士）

104.12.30

七、祈願往生，悲欣交集

（回顧12/27日凌晨Line對話錄）

· 凌晨1:44，明一師父傳訊云：

「早上1:30，師公自行解尿80cc。」這是拔除導尿管之後，首度出現最多之解尿量。但因明一、心慈師父扶抱她起床、坐馬桶，並幫她壓擠膀胱，引起了師公很深的感觸。

· 凌晨1:54，明一師父傳訊云：

「師公現在說她很苦，解個尿都這麼苦，要我們在菩薩面前燒香，要我們兩人各站一邊念佛，祈求菩薩保佑求往生。」

· 我看到明一師父傳來的Line，遂回訊請其安慰師公云：

「請告訴師公，我現在立刻下到講堂，在佛前上香祝禱：我的所有宏法利生功德回向給她。」

「晚上是與業力爭戰的關鍵時刻，妳們辛苦了！我們共同加油！」

「請告訴師公，上香之外，我會誠唸觀音菩薩聖號。」

· 凌晨2:04，心慈師父傳訊云：

「師公現要求洗臉求菩薩帶他走。叫我們不要讓他生氣，往生前不要生氣。」

· 我回訊云：

「請告知：該帶她去淨土時，菩薩會來接引。但現在我們一同加油！」

「這真的是佛魔之戰的時刻，我下樓念佛，暫不與妳們聯絡，以免分心！」

· 2時13分，明一師父傳訊云：

「已幫師公洗好臉，並轉告老人家法師為她禮佛，念觀音菩薩聖號。師公福報很大，法師是大菩薩，弘法利生功德不可計量，一切回向給師公，請她不要擔心，跟我們一起念佛，師公聽到了，現在安靜下來。」

· 2時44分，明一師父再傳訊云：

「現在心慈師與我兩人，各別坐在師公床的兩側，分握著師公雙手，一起安心念觀音菩薩聖號。師公靜心安祥。」

同時心慈師父傳訊云：

「師公安靜下來了。不斷擦淚水，我們則靜靜唸佛，」

· 3時11分，心慈師父傳訊云：

「敬請法師來時再幫師公帶串佛珠，師公說要念珠。」

· 3時18分，明一師父傳訊云：

「師公叫我把櫃子上的那箱往生用品拿下來，我回答：已經拿下來了，師公安心。」

我於第一支香誦完聖號，讀到來訊，乃回訊云：

「好的。我已經第二次上香，這是宣方與陳平送的上好沉香，幾年來捨不得用，今晚為師公上香。我繼續唸觀音菩薩聖號了，早安！」

· 4時12分，明一師父傳訊云：

「師公現在一直講話，整晚沒睡。」（後來方知：此時師公非常平靜地交代後事。）

我回訊云：

「讓她講話沒關係，但請幫她補充水分（天茶）。我下午2時參加宗動的記者會，結束後再趕去。早上有陽氣後，師公比較安全，我再補眠，妳們也要補眠。」

明一師父傳訊云：

「好的，師公整晚心情愉悅。」

· 4時38分，我回訊云：

「傳聞師來打鐘鼓了，我請他們今晨為師公唸普門品。她昨晚的難關應已度過，感恩妳們！請扶師公喝水，排尿，然後妳們應可平安睡覺。白天記得抓住機會補眠！」

至此，我唸聖號已約兩個半小時，長跪佛前，向佛陀與觀音菩薩祈願回向。

· 4時42分，明一師父傳訊云：

「師公一直掀被子，叫我幫她著衫。她自己要走路。」

· 5時，明一師父傳訊云：

「幫師公穿好衣褲，躺下來睡覺。師公堅持不吃也不喝。」

我回訊云：

「沒關係，一時半刻沒危險性，請妳們趕快睡，我也補眠！若有急事，請打學院電話，直接轉我床前分機，我的手機是長期按靜音震動的。」

· 當日早課，學眾誦念《普門品》，迴向師公身心安康、疾患遠離。

早上9：00師公終於進食：營養粉130cc、地瓜泥、開水20cc，然後無力休息，且有微微鼾聲。約從11：20開始，睡到傍晚6時。

104.12.27

八、一場虛驚後的歡聲雷動！

下午3時許，「公民參與協會成立大會」記者會結束，趕到新店慈院已4點多鐘。妹妹、妹夫與甥女闔家也於稍

後到來探望師公。

由於師公自上午11:20就沉睡，睡到不省人事，明一與心慈師父不忍驚動她，因此沒喚醒她起身排尿。護士進來，詢問本日排了多少尿，她們說：「昨晚1:30尿完，就沒再尿了！」護士大驚地告知：「12小時內沒尿就得導尿。」明一師父解釋：「今天也只吃了120cc左右的營養粉，應該沒尿。」護士提醒道：「但今天有打700cc的點滴，加總也有800多cc。」她連忙請其他護士協助，進房為師公導尿，這一導就是800cc，可真是把大家給嚇壞了！

這時，師公連吃東西都很吃力，往往吞到一半就睡著了，留在口裡的食物也咽不進去。我們在她耳邊大聲喚她：「師公，吞下去！」她也只是嘴巴張大。原來在插入或拔出導尿管時，為了避免師公感覺疼痛，湘雲會請師公將嘴巴張開喊「啊」，因此嘴巴張大，變成了她制約反應的配合動作。我們要她吞咽，她就迷迷糊糊張開嘴巴。

有一度，師公的嘴巴甚至是張開就



昭慧法師與令妹盧芷昭闔家到新店慈濟醫院探視師公。
(104.12.27)

合不攏，我們怎麼叫，她的嘴都不合起來。我輕輕把她的下巴閉上，這才發現下巴僵在那兒，閉不起來。我們真是嚇壞了，趕緊請護士來看。護士試著幫她闔上，但也沒轍，趕緊找住院醫師上來。

就在這時，她忽然醒來，嘴巴終於閉上。但又立刻睡著了，並且睡得很沉，睡到打鼾。

我們還以為她這是彌留狀態，因此一邊為她輕柔地進行芳療，一邊帶領大家齊心唱唸觀世音菩薩聖號。

就這樣，在我們進病房後約2個小時，她才忽然從深睡中醒了過來，睜開雙眼，神采奕奕且欣喜地叫出了每個人的名字，聲音還挺宏亮的。我們當下歡聲雷動，熱烈鼓掌！

104.12.29

九、師公出院

14:00

正在開會。隨時看line。

上午10時後，明一法師報導：

幫師公看診的泌尿科主任謝政興醫師，來病房看師公，帶來師公可以出院的大好消息。

好開心哦！我們開始收拾行李，打道回府囉！

紹玄師父報導：

心皓學長已到院，要辦理出院手續了。



臨出院前，師公來到護理站向慈濟醫院白衣大士們致謝並合影留念。(104.12.29)

(補充說明，昨下午與謝醫師電話懇談，決定不插長期導尿管，而改成每天單導，我們會配合芳療與膀胱肌復健，讓師公自然排尿。)

12:36明一師父報導：

師公出院了！臨行前一起到餐廳用膳。

12:44

上車了。(車子開出美麗的慈濟醫院廣場。)

1:09

回程路上，陽光普照，大放光明，師公與皓學長都睡覺了。哈~哈~

1:28

現在才到高鐵站。師公醒來了，右手出力的抓住把手。

14:10 返抵學院

15:01-12 明一師父報導：

師公回院，第一件大事就是解尿，接著再幫導出尿50cc。

師公說中午沒吃飽，肚飢了，於是



師公返回學院，在寮房臥床上開心豎起大拇指。
(104.12.29)

快速沖泡一杯香香甜甜的营养粉，老人家特別交待要用「滾水」，不要用「涼水」哦，端上的營養粉師公滿意地喝個精光，刷完牙後，師公滿足地躺下補眠了。

回到學院是師公每天最最企盼的事了，回到自己的寮房，看到師公神情安然自若，開心滿意，真是太棒了！

祝願師公：身心康泰，福壽綿長！

104.12.30

十、菩薩現瑞，放大光明

12月27日下午，我至慈院探視師公時，傍晚，至醫院探病。師公是日自上午11:20沉睡不已，睡至傍晚（18:00）忽然醒來，精神矍鑠（詳如〈一場虛驚後的歡聲雷動！〉），心慈師父追述云：

「就在師公不斷掀被子的時候，師公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佛陀放大光

明，出現在左前方病房窗戶前。』她要我們不要拉上窗簾。」

翌（28日）晚，我再至慈院時，詢問師公：

「您昨天清晨看到從窗邊顯像且放大光明的，到底是哪尊佛？」

師公清楚地回答：

「是觀世音菩薩。」

民國67年師公猶在家時，已受到我的影響而學佛。由於她早年失學，因此她是一字一字加以辨識，向我學唸《心經》、《阿彌陀經》、《普門品》與「大悲咒」，並且虔唸佛號。至今已有37年學佛史。

她心思單純，唸佛懇切，早在民國88年，師公即已數次告知：她房間的佛像「放大光明」，我當即依「念佛三昧」原理告知：

「這是妳的心光乍現，不是特定房間的佛像放光。」

但她還是認為：這是房間的佛像顯靈。這實在不能怪她，而是她的學佛知識，始終停留在我初學佛階段。我弘法利生忙碌，反倒疏於向她說法。

有一回，師公坐在尊悔樓前唸佛，忽然歡喜指著前方壁掛的敦煌菩薩像說：

「這尊菩薩也會放光！」

我連忙機會教育云：

「是的，這就是妳的心光乍現，而不是特定房間的佛像放光。」

爾後她隨時眼前光明一片，連坐馬桶都不例外。

大約是在十數年前，有一次她在尊悔樓前，看到我走過來，特牽著我的手走向西方，指著那輪紅紅圓圓的夕陽，問我：

「看到了嗎？」

我說：「看到了。」

直至慧英師父往生，達瑩老法師蒞院協助後事時，在尊悔樓前詢問她「念佛放光」的情形，她歡喜告知：除了佛像放光之外，有一次拉著我看夕陽，天際見到極樂淨土的種種莊嚴。

我一聽，不禁問道：

「那您為何不告訴我，您看到了這些景象？」

她說：

「我問妳『看到了嗎？』妳自己回答說『看到了』。」

我不禁失笑云：

「我是指看到夕陽了，哪可能看到



社運沉澱日第一天出大太陽，師公出來校園逛逛，與昭慧法師合影於竹溪橋。(105.1.1)

佛國莊嚴？」

我一向不喜談述個人的神秘經驗，但是這回師公從住院至出院，在病苦之中心不散亂，意不顛倒，感應菩薩現身之瑞相，我覺得值得一記，除了聊以報答師公養育我，深愛我，並成全我出家修道的厚恩之外，還希望依此案例，與天下虔唸佛號的佛友共勉之。

民國68年，師公於家境清貧，而我即將可以畢業賺錢，改善家計之時，聞我有出家之志，竟然大喜大捨成全了我，其布施功德實不可思議！

至今她只要見到我進來探望，就立即催促我：

「上樓去休息！」

「上樓去打電腦！」

這回她病倒了，有一回我堅持說：

「您不要趕我走，我要留在您的寮房多陪陪您。」

她竟然神回答說：

「妳在這裡，我的壓力很重！」

她以深摯的母愛，昇華為大公無私的慈愛，處處為我的弘法利生志業著想，絕不想拖累於我。

這回三番住院，並且必須仰仗學眾扶抱起床並處理屎尿。為了避免她的痛苦，拖累到照護她的大姊與學眾，她曾於第一次住院時，即交代大姊：

「幫我祈請菩薩帶我離開！」

未料在12月27日，她竟然於虔唸佛號聲中，感應到觀音菩薩放大光明，顯



師公與社運朋友們合影於竹溪橋。(105.1.1)

現瑞相！

師公終於不再一意求請往生，而是泰然地把自己的生死，完完全全地交給了菩薩！

105.1.27

十一、醫師讚曰「不可思議」

昨天師公在明一師父與心慈師父陪同下，到台北慈濟醫院回診，在醫院排尿二次，作了腎臟與膀胱超音波檢查，左右兩邊腎臟狀況良好，已無積水情況。

謝醫師很慈悲，親自為師公照膀



知光師公身體有極大好轉，神情怡然自得，雙眼明亮有神。(105.1.26)

胱超音波，發現竟然無有餘尿，情況良好。因此，以後師公只要一天導尿一次就好了。

謝醫師直呼「不可思議」，因為他原本依醫療專業知識判斷，師公95高齡，泌尿系統必然退化，因此建議用長期導尿管。我捨不得她終身失去自動排尿功能，因此採取了「一天六次單導」的B方案。不料一個月下來，她已進步到可以自主排尿，一天只需導尿1-2次，導出來的尿量也很少（約10cc）。



昭慧法師攝下師公燦笑的瞬間。(105.1.26)

醫師好歡喜，為師公開了一個月的藥量，並告知：下個月回診，向醫師報告情況，再拿藥就可以了。如果情況良好，謝醫師說，藥還可以再減量。

非常感恩良醫與照護師公的善友們！

昨晚開完會回到學團，看到師公欣然地靜默念佛。問她念得如何，她以平常心說：「眼前金光閃閃，一片光明！」難怪她怡然自得，法喜洋溢！

開玩笑逗她時，她咧嘴而笑，像個天真的童子！

